



09694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

五經翼序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督學使者蔡君伯華既兩校楚士傷士之淺見寡聞而文萎弱也迺取乾坤鑿度竹書紀年汲冢周書離騷大戴禮校而彙梓之爲之名曰五經翼以授諸生誦習焉按鄭樵藝文志所剖析評騭最當鑿度附於易曰識緯周書附於書曰逸書紀年不屬正史離騷以文別類禮記首大戴爲一家言而名翼經自伯華始明興用明經取士訓詁悉本宋儒非此不列在學官伯華會聚斯編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一

金陵孟純禮寫刻

若以補功令所未備蓋其說有三騷古未有也而其指實沿於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騷兼有之會生於仲尼之後不見采耳仲尼在而采楚詩宜無如騷者是故錄騷謂經之所不及收也古所云三禮周禮儀禮曲禮耳今禮記雜月令檀弓儒行諸篇篇首強名曰曲禮而廢周禮儀禮不講甚無謂也禮記於三禮爲傳不爲經且半出漢儒之口禮記而不稱經則可禮記而稱經視大戴所撰何殊是故錄大戴謂皆禮經之傳不宜偏廢也紀年與周書相傳得自魏時汲冢或曰周書漢已有之文奇深而叙事有典則必三代人手筆

爲仲尼所刪得無以其論事過當若克殷世俘諸解不可爲訓而諸異國奇民瓌瑤怪鳥獸易以啟人主好大喜功之心乎紀年蓋後人倣春秋爲之而稍志一二不經事以馘人耳目文故足觀也鑿度倣易而不能文俗儒依附黃帝孔子欲鉤深而甚淺欲語怪而甚庸心勞日拙矣是故錄周書則知聖人之作經其所存與其所刪可相証也錄紀年則知擬經而理駁苟以異事取徵不行也錄鑿度則知擬經而理薄苟以奇字取徵不久也而經之道益尊故曰五經翼也伯華又嘗與不佞言宋儒精性命之理而不嫻於文世以文章名者或不檢

於理不佞則謂理無二岐而事變無窮理精微難窺而事條緒易見談理之文上者爲經次者爲子經何事不該何文不工子之理遜經或失則迂或失則鑿或失則妄而文因之紀事之文是爲諸史無論其理若何而文往往成章周書與紀年紀事者也略其理而論其事其文十不失一大戴禮就事而談理者也其文十不得五鑿度無經之理而僞爲經者也文最下四家皆以經形其短惟騷出三百篇後理不必經與子事不必史而自爲文一體前無襲後無加焉漢儒尊爲經而宋儒黜之宋之文可知已伯華曰子之推騷也楚人相爲游揚耳

非余所以翼經意也雖然論文而以談理紀事差次高下則誠辨矣書其言與博覽者商之

六經圖序

周易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圖各十六篇無作者姓名盧江盧侍御得信州石本歸以遺章明府更爲木本取其工易就其傳易廣云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字始興是時書亦圖也圖書猶經緯相錯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於書得其理舉其象如以左契合右契也秦焚書坑儒以吏爲師而蕭何入咸陽收圖書漢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

苦圖之可經世用大較如此任宏校兵書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則他可知劉更生父子爲七略有書無圖自是藝文之目遞相沿襲置圖不講然王儉七志六書一圖阮孝緒七錄內篇圖七百餘卷外篇圖百卷卽不必盡出三代以前猶幸古蹟存十一於千百而今且盡矣辭章之學旣於圖無所取裁性理之學方以書爲糟粕筌蹄安問圖哉道聽塗說見名不見物粹然當與革之會制度文爲靡所措手猶且侈然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難何有於易此與畫鬼魅何殊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言禮器是故大備

大備盛德也圖者載道之器無圖則無器無器則道何以形禮何以備盛德何以見乎朱子深惜樂記說理精而度數節奏無可施用晚年又病說易者脫略卦象然則圖惡可已也余觀諸圖於宮室車服器用之類法象稍詳其有圖而非象若書而實圖者曰譜曰表一展閱而綱目源委粲然指掌與圖同情異形同功一體若大衍之數揲者之法六年五服之朝四始六義之說諸國爵氏世次之別六官分掌之職民數荒政神祇人鬼祭祀之式與譜與表不殊而義皆準於圖總而名之曰圖以此國家頒五經大全學官皆有圖此圖業已具載易

則兼收楊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論三禮者以儀禮周禮爲經禮記爲傳今有周禮禮記無儀禮作者去取之指不審云何或有未竟之筆耶抑所授受僅有此耶考馬貴與所紀有朱子發易圖鄭東卿易卦疑難圖程大昌禹貢論圖歐陽修補鄭氏詩譜張傑春秋圖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夏休周禮井田譜聶崇義三禮圖陸佃禮象所不知名者又有演左氏傳諡族圖帝王歷紀譜春秋世譜春秋宗族名諡譜春秋二十國年表其本不盡傳未知與此圖合否諸家書容有穿鑿附會諄諄經訓圖則非口談臆決實與經

相發明兩公意在窮經博古洗溝猶稽儒之耳目而一新之嘉惠深矣僭題其端以就正於大雅君子

古易彙編序

鴻烈曰有形埒者天下共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以形相勝者也法言曰一闢之市不勝異意必立之平一卷之書不勝異說必立之師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而傳書不果人以巫鼓六經惟易其傳最遠而附會假託興焉妣氏治水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而醫多盧崑崙崙策府宛委石書二酉洞庭之藏無徵也其理最潔淨精微而憶想穿鑿興焉百慮不一致而三

思適滋惑夢人之唵嚙象膏之重譯宛若之神語無當也其用最錯綜變化而喬宇鬼瑣興焉辨則非馬怪則虞初空則貝典雜則稗官或詰屈贅牙或刻舟求劍或畫蛇添足無益也至于卜筮制舉業而愈無以見易矣治易者有章句有傳有注有集注有義疏有論說有類例有譜有考正有數有圖有音有擬號爲繁蔓起部李維寧統彙編輯其大綱三曰意辭曰象數曰變占而意辭之目八曰古易曰辭會曰明意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誤異曰易派象數之目八曰圖書象曰圖書數曰總論曰畫象曰三易曰廣象曰觀象曰衍數變占之目

十曰著變曰之變曰反對曰變例曰小成曰觀變曰不
卜曰玩占曰卜筮曰斷法廣大悉備矣諸訓故解說一
事一義之善悉采拾以折衷於經歸陰陽協中正宛轉
關生無所不入而生生之理始較然明著東面而望不
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惟無所嚮則無所不通故
稱全書以此古經傳別行自費長翁以傳解經鄭康成
以彖傳連經文王輔嗣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宋呂汲
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吳巖呂東萊朱文公皆病其非古
而相沿未改維寧正之牛躡瑛顧亦骨也而世弗灼必
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故稱古本以此昔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曰假我數年以學可無大過
韋編三絕鐵鎚三折遜志時敏如是後進小生豈易言
哉漢儒林傳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庇授周醜
醜授孫虞虞授齊田何其後遞相授受五十餘人約有
數家要之言易者本田何齊魯人得孔子真傳而未流
爲施孟梁學爲張彭學爲翟孟白學爲士孫鄧衡學爲
京氏學爲高費學遂淆亂矣孔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易
具三才非魯國之儒一人其孰與歸諸儒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黨同門而
妬道真于易何有維寧生百世之下而會百家之言擇

精語詳期無悖于孔子家近齊魯夫有所受之也明易學大興與漢興田何同稱儒林首功矣

周易象通序

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爲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叅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疎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

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爲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儀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卽漢以來諸儒各得其一察以自

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犁然各當於心而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爲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旣已爲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之謂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言易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興焉通也者懲於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矣亦孔子之指也

尚書日記序

六經樂久亡行于世者惟五易詩禮春秋不無缺誤而書爲甚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取武成爲證孔子所

定百篇大半遭秦火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後得秦晉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書出孔安國定爲二十五篇別出舜典益稷謨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古寫定謂之古文尚書坐巫蠱事不行而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兩漢儒者未見真古文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引書出二十五篇皆指爲逸書也劉歆欲立古文尚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然自歆以及賈馬鄭服輩亦不見古文至晉齊間漸出而隋開皇求遺書得舜典書始大備唐天寶間衛恒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天寶定本也孔壁書明白易曉伏生書艱深難解則以齊人方言故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女傳教晁錯齊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以其意屬讀而已朱子嘗欲作書說而不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不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蓋昔之書有古文今文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

高皇帝嘗御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爲書傳會選其後有直指輯註會通纂義疏意書繹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宮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以爲應試文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家皆便科舉之文是爲時義惟金壇

王中丞公日記哀錄百家訓故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
可用於科舉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箕演
疇之法湯尹談理之宗召誥周官之義微箕抱器受封
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昭揭倫常破
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小公從子郡伯示余俾余爲序余
爲吉士時曾受此經粗知句讀而已今忽忽不省記大
兒營易受書賸賸無所知比得公撰著曠若發蒙何能
贊一辭竊聞近代儒臣以古文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
語併襲其字句而緣飾之而以胤征虺誥湯誥伊訓太
甲咸有一德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作或曰班氏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則漢世僞書
不相混如此唐人以晚晉雜亂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
門之學廢又有言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福發童男女
數千人入海求仙多載圖史至海島中得平原大澤止
王不歸三十四年始焚書故司馬溫公詩云徐福行時
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倭爲徐福遺種乞乘款貢之
後遣使求遺書蓋漢武時已有櫟學之刺況於後人其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余僭楚所駭聽竊謂此經聖作明
述閱千百年不容妄置喙諸說經者如王公故不易得
學人能雅言是足矣

毛詩本義序

南都文部諸公究心經學凡諸儒論著有裨六經者悉
版行之而滇人陳伯爲梁人蘇瞻叔楚人胡君麻所行
則歐陽公毛詩本義蓋詩三百五篇毛鄭所說不得古
人義者百十四篇爲論以明之曰詩本義如是也有論
而無本義者義見於論也有時世論有本末論有解有
說附本義之後如易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二南牽
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二雅混於小大三頌昧於商魯
幽居變風之末謂之兼上下其說或不始毛鄭而爲之
辨亦以非本義也聲音之道與政通道有汗隆詩有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十一

變爲世次譜圖因鄭氏而補之者也譜無頌周頌皆作
成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不必譜也
其大指曰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
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公道其喜怒哀樂於心詩
人之意也采而奏樂正名分類繫此繫彼太師之職也
正雅頌刪煩複錄而可爲勸戒聖人之志也焚書之後
整齊殘缺釋義訓詁經師之業也學詩者知詩人之意
則得聖人之志詩之本也太師之職經師之訓未也得
其本而通其末斯爲盡善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疑可
耳蓋公之持論如此而余以爲公所以得詩人之意聖

人之志者在詩序詩序或傳爲孔子爲子夏作小序或傳爲子夏與毛公作或傳爲諸國史或曰衛宏作皆未可知竊觀古書無無序者每繫篇末詩所美刺自商及晚周五百餘年先王之政外國之事不見其序莫識其篇中意之所主孔子雖聖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魯史所不書孔子不能強筆削也觀序而知是詩爲某事某人作是非得失如指諸掌苟非傳授有源探索無舛孰能得其意嚮指歸耶鄭氏稱毛公始以序置諸詩首漢以前經師轉相授受久矣齊魯韓三家廢而毛氏獨行以其得聖人旨多公於詩常以大泌山房集

序爲證命名第標毛氏是以多不謬於聖人朱紫陽深取其說而爲集註一切廢序不講迄今有遺議焉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程子以毛萇最得聖賢之意公之準毛鄭有以哉孟子曰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董子亦曰詩無達詁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而程子亦曰優游玩味吟哦上下公之不泥於序與箋傳序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有以哉余少治詩章句之學舉子業之文未有當也安問本義以三君子委序姑述所管窺云耳

蘇子由春秋集解蓋做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云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平帝時立左氏春秋諸儒專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而左氏晚出盛行然求多之口紛紛不已元凱集解發明詳盡亦左氏之素臣也子由集解大旨在以史事論左氏其言曰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也孔子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春秋魯史也孔子目擊時事心憂且懼之難於直陳借魯史櫟括成文以寓是非特二百餘年大綱要領耳條目原委具

在舊史觀舊史則聖意可知舊史不傳而學人以意揣摩如射覆如鉤距如法家深文豈不悖哉孔子據舊史左氏亦據舊史其解經者無幾其凡例不盡經所書間出已見筆削褒刺不必盡當於孔子而事則與孔子所據史略同柰何舍事而以意求之意可穿鑿事不可強造也子由事主左氏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質諸孔子書法而義與事不相通者始取公穀啖趙則優於元凱之癖左矣董江都春秋繁露其七十七章言循天之道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于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物始養于上動

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于和成必利始于中止必中中者天地之所始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德莫大於和道莫至于中中和天地之美聖人所保守也謂春秋爲中和之理可謂善言經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夫以意觀春秋者之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而僻焉不中不和而曾是可以明聖經乎子由之前有孫明復氏不信史後有胡安國氏憤南宋不復讐以春秋進規意愈高而愈遠愈嚴而愈偏然後知子由解以事不解以意之爲當也文部陳伯

爲蘇瞻叔校而行之南都使余爲序後進膚引敢妄置喙然朱紫陽語錄稱子由解春秋謂從赴告爲是定哀之時孔子親見從實而書隱桓之時旣遠史冊容有簡略故不備書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胡文定曰事莫備於左氏葉少蘊曰左氏傳事不傳義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則宋之諸儒所見與蘇合者自不乏而未得立學官如漢故事豈端明禁錮文字毀棄波及株累耶余觀劉向別錄左氏以授曾申吳起與其子期鐸椒虞卿荀卿漢則張蒼賈誼以下諸人統緒甚明而晚始得立宋自胡氏傳出置三傳若紫色蠅聲而蘇氏解賴諸君

子表章則經傳廢興亦若有造物定數焉衆言殺亂有所折衷余因以知國家文運大興士大夫問學博綜雅醇非漢晉以下諸儒所及也

春秋左氏傳別行序

孔穎達言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石經書公羊傳無經文服虔題左氏傳解詁不題春秋春秋經題也左氏傳傳題也杜預作經傳集解釋例以春秋此書大名因冠春秋其上又曰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然則杜預之合經傳也殆倣之馬融乎魯國故有春秋孔子筆削之以存王迹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十五

提挈綱領辭約而指微左氏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蒐合二百四十年列國之事爲傳三十篇要以自成一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春秋云耳孔子書自名春秋後人名春秋以經非孔子舊名也左氏書自名傳後人名以春秋傳非左氏舊名也其書或有傳無經或有經無傳或本事先或應事後而間引孔子春秋書法及居常所評騰語麗之其意不專釋經其體合如是耳公羊穀梁則專釋經者故有一定凡例有互相問答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褒貶所關遂令孔子微言大義刻類文致晦類隱語矣漢興表章經學置五經博士諸儒以公穀釋

經列學官而左氏以不釋經見紉劉歆謂左氏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非若公穀傳聞於七十二弟子之後也此以三傳原委定其得失最爲正論杜預因左氏親見孔子而取傳與經分年相附執公穀之法以求左氏傳遂多牽合附會之病蓋篤於崇信而反乖其本指安在有功左氏也當預書成時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廣故亦孤行則經傳別行杜預後尚有然者大名中丞李公乃始復舊經自爲經傳自爲傳經譬日月傳譬列星大小繁簡進退疾徐懸象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十六

著明並行而不悖使孔子春秋不以左氏一人一言一事之失而起疑端使左氏不以釋經之故而開罪於經寧直全左氏亦所以尊孔子也漢以後諸君子而達此註疏訓詁家何至紛紛若聚訟乎穎達孔子三十二世孫其爲正義日方且受役於杜是以知孔子左氏經傳之舊而力不克復中丞公毅然行之孔子曰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公其人矣

春秋左傳合鯖序

劉知幾曰史記稱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六端失其真意因孔氏史

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啖助曰晉每一出師具列將
佐宋每因興廢備具六卿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
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演而通
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序事雖多釋義殊少
鄭樵曰公穀爲傳左氏筆錄公穀解經左氏記事馬端
臨曰孔子所修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公穀直以傳文
入正經不別出而左氏經自經傳自傳杜元凱經傳集
解序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左氏作傳時經
文自爲一書而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後則左
氏傳中經文可以言古經矣孔穎達正義曰杜序題目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十七

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爲春秋序者是陸德明亦
然蓋經傳之名後人所立非由孔左且非但春秋也易
彖象繫辭本不附經文晉王弼始合之子思子孟子列
子莊子發明論語道德經皆別自爲子惟爾雅集詩而
釋之與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傳注方有定體必以傳
爲解經如汲冢所存穆天子傳又傳何經耶余往爲晉
李中丞序春秋左氏傳別行蓋本諸家之說而其言不
詳覽者懷怪今得凌初成合鯖而幸所見非謬也初成
列經于前次傳于後倣註疏例而名合鯖其事取樓護

五侯膳其意取鐘繇目左氏大官公羊賣餅家語劉兆
春秋調人以周禮調人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亦此意
也是故兼收公穀以存其義考他記事書及擬託者以
叅其異詳諸家說左氏駁左氏者以盡其槩而凌氏父
子兄弟所評隲亦附見焉蓋自人以左氏專釋經而信
之者謂其親受于孔子得筆削之微言無可間摘疑之
者因其時日姓名褒貶予奪未盡同于孔子攻瑕索癥
不遺餘力余獨取其文而已矣三代以上之文六經而
下孰出左氏右者殘膏剩馥沾被後進不可勝用余獨
取其事而已矣孔子故有闕文傳疑而千載之後較論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十八

是非于句字間不亦謬乎夫以事而揆之義謂左氏與
經不合以孔子之經爲案耳孔子經文簡而意隱綱也
猶爰書之律例也左氏文詳而意顯目也猶對簿之供
招也非覽左氏事則不知孔子義云何而顧欲以其簡
而隱者斷其詳而顯者安從知之況左氏所據之史未
必與孔子所據之史一也假設春秋時史書復有如左
氏者傳至于今用以評左氏得失則可而何有哉孔子
之徒大賢無如孟子所論湯武桀紂之事抑揚太過尚
不免遺議而胡求多于左氏無論左氏有功孔子必無
罪于孔子無論左氏之文獨步于周末季彼春秋三百

年事微左氏奚考焉與左氏有同異者初成兼收而並存之就左氏以論左氏卽左氏復生當爲折服如執孔子以病左氏是假天子以罪諸侯其人亦諸侯之罪人也春秋大全主胡安國而益以諸儒論議布在學官奉爲功令與何范之註公穀若諸家遺言成書有不采者其故具初成自序中要之意在取左氏事與文不敢僭聖經不敢擬王制是亦左氏之素臣也

春秋四傳童習序

左丘明之傳春秋也詳於事事或失誣然而聖人之指無傷也胡安國之傳春秋也詳於理理或失鑿而學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十九

執以求之畔聖人之指彌遠矣公羊高穀梁赤之傳春秋也事不若左理不若胡而穀梁爲勝如以其辭左無偶者穀梁微優於公羊胡自南宋人語耳三傳列於十三經爲日已久明興

文皇帝輯春秋大全四傳布在學官乃治舉子業者奉胡如聖書其事則左氏而公穀廢矣

今上納儒臣言校十三經板之太學四傳復並行千載一時也猶子輩出就外傳苦其書多不能竟余爲刪而授之蓋左氏一句一字之佳靡不錄故存者十之八九公穀十之三四胡十之五六左氏所刪義例之複者與

日月之無當於事者公穀有刪句而無刪字胡則字句之沓拖者並刪矣大都以經文爲準經出孔子特筆及義例大者則以傳附之其無大義例與經未有者專錄左氏取其辭而已有舍胡而用公穀者取其辭而已事後先相貫屬經爲一傳如之經不盡屬盡屬左氏取其辭而已辭便於童子習之故曰童習必以理勝若安國崛起千載之下而欲據三氏上稱仲尼傳心弟子所謂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敬謝不敏

左芟序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

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靈均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司馬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其孰能之近日修文之士爲莊屈十三而好左馬十七宗左者尤盛汪司馬伯玉抱杜武庫之癖則有節文孫司馬文融則有左芟伯玉先生文步驟左氏故其取節者多文融先生文不名一家故其芟左者多余家居時嘗合左與公穀胡四傳去取以授猶子輩名之曰童習蓋左氏一字一句之佳必收覺節文爲刻而芟更甚矣文融論文以左國周之盛也文而巧新而無窮又曰祖章法於三傳國語間及篇字句又曰周禮禮

記春秋三傳此乃五典又曰育史字精而有法至與余君房書言所最愛者書詩公穀周禮禮記而左不與焉今所芟復如是非有大學識膽氣誰敢任雌黃之筆讀所評賞極醒人心目發人意知仙家黍粒金丹生息變化終身用之不盡鹽官鄭思雍閱覽多通于孫公芟尤會心姚叔祥叙之致嘆于有讀法無讀人求其人宜莫如兩君而乃委言老儉兩司馬才鬼揶揄之矣況以唐突左史乎

左氏讀法序

余童子時讀左氏傳而好之手錄其可用于舉子業者

大泖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二十一

他章句訓詁多不曉比長稍通其義欲爲四讀一以國分備一國始終一以人分備一人始終一以事分備一事始終一取大全四傳諸儒之說所未盡收者秦漢以前諸家所載事與左同而文異者左之章法句法字法又引經與今不盡同及占夢諸事爲類附之前三則苦于無力備書後一則苦于無力購書已見學士家若列傳若左翼若節文之類先得我心所同然遂罷不爲獨國語與傳同異不滿百章彙爲一編而已嘗畧憶昔人如謝莊七歲能分左氏經傳賈逵張曜月讀一遍延篤借唐溪李度家本誦之李則與蔡邕讀左傳通敏兼人

一舉三反士瘳于左傳簡練精微袁徽咨問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寇恂爲守脩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者親授業盧植稱左氏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劉兆爲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訓皆納經傳中朱書別之孟光譏訶與來敏爭嘍嘍讙咋諸君有篤信者有博觀者有勤力者有精詣者學問若是余懶拙無成良可愧矣彼隗禧以爲相斫書不足留意誠矣而劉瓛之講盡隱公便止云義例已了不須復解似亦欺人語耳書此簡端以俟夫癖左如杜武庫者得無嗤余笨耶

左氏內外傳同異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二

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天子諸侯同之左氏春秋傳事十六七國語言十八九蓋筆削列國史所記言事以成一家言耳薛士龍謂天子外史掌四方之志職領于周太史隱公時始更魯歷爲魯史晉乘始殤叔秦史始文公王室微諸侯力政諸侯有史周之衰也朱子謂禮生子則問史書之間尚有史况一國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諸侯有史明矣晉史蘇史黯史趙史龜史墨楚史裨史皇衛史鮑史狗史朝齊史囂齊太史氏子餘後晉青史氏侯史氏皆董狐後衛祝史氏揮後齊南史氏楚左史氏或受其姓或世其官豈皆由周衰耶傳語所

載自周事外列國辭命盟書得自會聘者不勝數若魯羽父與虞叔引周諺季文子引周禮誓命南宮叔命出御書子服景伯命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趙簡子觀書于魯太史孔子穆叔稱志季文子惠伯晉荀偃叔向秦子桑公子鍼引史佚之言與志宋子臧引前志晉汝叔侯稱魯朝貢于晉史不絕書郭偃引商銘士彌牟求諸故府子餘引禮志叔游引鄭書狼臆厨人濮引軍志史駢引前志樂武子引楚箴孫伯鷹司典籍爲籍氏楚子與孫叔引軍志范無宇引志申胥曰此志也遽忘于諸侯之耳倚相道訓典衛彪侯引飀歌荀林父名藏諸

侯之策齊姜引西方之書瞽史之記晉董因亦引之志與書何國蔑有否則孔子何據作春秋左氏何以有傳與語也劉子玄謂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遺文纂別說八國事爲外傳國語司馬公謂欲作春秋先作國語兩書先後未可知論其事者劉炫傳玄以事異同疑國語非丘明作論其理者柳子厚非國語江鄰幾非柳蘇子瞻是之論其文者司馬以語不及傳之精韓退之謂浮夸朱子謂委靡繁碎要以列國記言之史或春容大篇或寂寥短章就而成之惟齊語多取管子其他國則與內傳文自一人手筆也內傳十二公事隱桓莊畧

僖文以下漸詳當是年久近篇籍全佚不同之故而文則無異矣孔晁云左丘明集典雅命辭與經相發明者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事同辭異者詳于傳而畧于語詳于語而畧于傳此論得之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不及傳是時傳未立學官至劉向父子始行而朱子疑左氏楚人倚相後說楚事爲詳然晉事詳不在楚下國語晉最多將又晉人耶或謂春秋傳爲左氏國語爲左丘氏人非一姓書非一家亦臆度無確據或謂左傳出漢人者春秋之文戰國之文西漢之文殊不難辨春秋時文舍語誰爲傳敵漢人能之乎漢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二十四

史莫如子長子長文稍近戰國策與二傳自異也或謂傳與語終智伯疑非左氏智伯滅在獲麟二十七年後左氏後獲麟又十四年相去十六年或其門人輩續此事猶左氏續十四年也或謂以列國史彼此流傳不一左氏並收故傳語有異同猶春秋書陳侯甲戌己丑之卒從兩赴也余因史通題左氏內外傳而載其異同凡八十篇倣前人班馬異同云夫素王有素臣亦有亂臣若常秩倚閣者紛紜之議復何怪焉

批點考工記序

蕭相國治未央宮立山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備極壯

麗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考成帝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以求繼嗣又大誇胡人以多禽獸游田千里農民不
得收斂揚子雲恐後葉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爲甘
泉羽獵長楊賦皆盛有所稱引而卒諷之儒者病其非
余竊以爲二人之意出周公考工記也周之時大樸斲
而天下日趨於文視夫諫漆器嘆象箸風愈遠矣江河
東注不復可返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故繁縟其文章
而綢繆其禮樂使有所省悟檢柙無至汜溢三禮所繇
作也記於周禮六官之一耳慮夫私智鑿空或鹵莽無
取義而嘗試漫爲則以軫象地以蓋象天以輪輻象日

月以弓旂旛弧旌枉矢象星凜然若神明臨之五玉異
制以祀日月星辰山川以旅四望非是者神不享水地
置絜識日出日入與日中之景而夜考之極星非是者
國不利慮夫麾蚤者強人以立應則斬轂必矩陰陽弓
之析幹液角治筋合材也必一年之事慌氏之凍絲帛
必以七日夜鑄金而竭其氣自黑濁黃白青白以極於
青卽褊心將柰何慮夫樂葆大而上人則弓成規異合
涂異軌阿隅異雉圭璧尺寸疑似之間天澤懸殊而下
不得推進上不待擻播不則必有咎慮夫苟簡自恣致
四方之貨多積以爲富費民財力無當於用則車必可

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鐘必審於薄厚清濁侈
弁之說也甲之壽必百年也筍虞之必肖五獸也爰必
備六建而車不反覆也攻木攻金設色刮摩搏埴各有
工不相兼也非國工則逡巡而不敢任鄭之刀宋之斤
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莫能爲良不寧唯是琬
圭之象德也判規之除慝易行也量之有銘也射侯之
有辭也比於朦誦駿賦耳提面命焉故曰智者創物巧
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極人
巧奪天致陳其數則贖繹其義則微勇不得措力黠不
得施術賢不得過不肖不得不及脫有悔慢自聖者出

而衆得以先世之遺故府之藏差次其得失而匡救其
非故繁纓則惜鏤篋朱紘則譏予鞶鑑剝圭爲鍼秘則
議大錢大鐘則諫取郤鼎用六佾丹楹刻桷盜寶玉大
弓則書罟濫於泗爲王旌田則斷招虞人旌則辭斂璠
璣則止瓊弁玉纓則災偏粲金玦車澤可鑑則憂楚折
鉤之喙可以鑄鼎而卒懾志於守府之周魯爲周公後
寢衰矣稍秉周禮鄰國懼不加兵斯足徵已不然者百
工之事何以稱聖而纒纒談說不置乎讀記者合三禮
觀之而後聖人之意可從識也夫諷一而勸百過在後
人信如所言則詩錄鄭衛史名檮杌非耶余悲夫聖人

之意不明而猥以古文辭取重其不自記爲甘泉未央
長楊羽獵也與哉友人周啟明學無所不窺而於記尤
所篤嗜手二十年不輟爲章句通故甚詳其郎冬官時
上創造飛龍輦以供御幸所製吳越之文錦豫章之陶
器體裁日新月盛吳最號淫巧奇袤而尚方物取爲法
程啟明刻記冬官署中儻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耶旣爲
中州督學使者再授梓蓋中州周公所經營分治則陝
以東將作百工與著禮若記或在是啟明之指遠矣

合刻四書蒙引存疑序

侍御史彭公理兩淮鹺政之踰年嘉與諸有司育才興

賢爲繕故維揚書院而羣處之日肄試焉是時司徒李
公校陳思獻先生淺說布之學宮矣公謂淺說輔蔡虛
齋先生之蒙引林次崖先生之存疑者也寧得偏廢於
是取兩家善本授之梓並傳蓋孔子後千餘年宋濂洛
關閩諸儒始紹明其學閩最晚出而朱子之謂集大成
擇益精語益詳迄乎本朝五經四書大全多采閩儒訓
詁三先生閩人源流緒引蔡先生之遵朱子林先生之
遵蔡先生陳先生之遵兩先生若錫姓受氏子孫千億
實出一人而何今之訓詁者冒若衛灌篡若黃呂乎孔

子之學嘗縱橫於戰國火於秦黃老申商於漢佛於晉

南北朝雜夷於唐胥而爲夷於胡元而幸有宋諸儒明
數先生訓詁在乃索隱行怪之徒決裂功令一宗佛氏
而取以訓詁聖賢經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
辭父兄以詔子弟博士以課生徒明經計偕以對公車
宿儒以著書垂訓標立門戶自號證聖無之非是矣夫
昔之逃於佛與夫縱橫黃老申商雜夷純乎夷者或私
與吾道角或駕其上然而聖學自如惟以佛訓詁聖學
驪牛之黃爲虎幽莠之幼爲禾螟蛉之子爲果蠃貿亂
渾駁莫能辨識士自就外傳至老口授耳提浸淫菽鋼
蠻夷戎狄之音少成若性莫能解拔無三先生是無朱

子無朱子是無孔子故今日訓詁之爲聖學害也視前
代更烈君子興民惟在反經以崇聖功惟正蒙養講求
三先生訓詁達之天下童而習之先務孰急此乎漢董
生言春秋大一統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絕其道
勿使並進其後漢儒表章六經訓詁躋于文字名物間
容有拘泥穿鑿之過而終無傷于微言大義史稱承秦
滅學後以著書爲事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設學校之官
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

列聖右文作述遠過漢帝而三先生訓詁晦而復明私
淑朱子祖述孔子諷誦服習經術理學紹宋軼漢可還

至而立有效矣董生相江都遺跡往往而在彭公嘗以特牢禮祠明道正誼功不在董生下夫有所感也夫

四書淺說序

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與門人發明之筆之於書曰論語曾子子思孟子又發明孔子之指各爲書曾子大學子思中庸附禮經申而後人始與孟子俱表出之是曰四書與六經並自孟子後雖知尊孔子而學術醇疵不一異端竊起聖道弗廢至宋理學輩出朱子集其大成所傳註四書悉取諸儒言合四子者以發明之而孔子之指昭然如日中天明興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九

二祖

列宗頌四書天下家傳人誦一切訓詁俱用朱子非此不復進聞人蔡林先生存疑蒙引與陳思獻先生淺說則又發明朱子之指辟諸衆星之拱辰百川之赴海無二向也比年世道人心竒衰澆漓或陰竄二氏於儒之中或明抑儒於二氏之下朱子傳註不勝詆毀安問閩三先生哉好古正學之士扶微興壞以爲孔子朱子遺言具在何贊一詞而有功朱子如三先生者絀則非所以宗朱子不宗朱子則非所以宗四子於是蔡林兩先生書稍行世獨淺說尚未宣布戶部尚書李公慨然曰

聖人之所知能卽匹夫匹婦愚不肖所與知能君子言
不下帶而道存焉能爲淺乃能爲深今之拔新領異者
正惟深求之故拾唾柱下借資竺乾詞彌深而意彌淺
去道彌遠夫淺說者言之人可知名之人可行豈惟爲
時義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安往不宜此其理在天地爲
易簡在聖賢爲中庸深莫大乎是屬有司諸博士取其
說校訂而傳之使學者以陳先生爲蔡林二先生羽翼
以三先生爲朱子鼓吹以朱子爲四子六經津筏父兄
所詔告子弟所服習童昏里塾耆耄臯比所授受官師
所督課儒林文苑所論著恪守本朝功令信如四時堅
如金石以成孔子春秋大一統之治學不倍師仕不倍
上正人心端士習功非淺矣稽古司徒教以人倫敬敷
在寬人倫日用常行何人不有寬則何人不樂從敬則
何敢以曲學奸正道此與行淺說事異而理相通戶部
故司徒也所職金穀漕輓號爲猥冗而獨孜孜學術余
嘗見其教諸子制執無以鑿累質無以巧乖理無以綺
紈醲鮮而厭布帛菽粟以是教家因以是教天下其庶
幾古司徒設官之義哉

四書傳旨序

高帝再造函夏稽古右文經術一以孔子爲師而傳註

悉用朱子蓋以得孔子之旨者莫朱子若也德行政事
言語文學胥此焉出而厭常喜新者以爲不竒則不新
鄙宿儒所共聞爭爲幽眇之說而傲天下以所不知又
以爲不乖常而戾經則不竒左六經右貝典略正史信
稗官其於孔子猶或陰叛之至朱子輒訟言無所忌憚
矣朱子嘗言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嗜簡易而
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不見天理本然各隨一偏私
見方今學術害實坐此知言知人俟諸後世而不惑信
乎朱子爲孔子之徒也奉之如著蔡用之如布帛菽粟
胡可一日廢

高帝表章崇尚與孔子刪述六經同功而爲下者非聖
無法倍上無君其與被髮左衽魍魎魍魎何殊哉家仲
弟與海虞薛希之同官嘗欲行其所爲四書傳旨以遘
閔不果而繕寫寄余余嘗見錫山陳志行尊信朱子力
攻新說特疏於朝竊嘆慕之以爲世自有正人正學今
希之發明朱子之蘊若車指南矢赴的無少偏忒陳之
意嚴於祛邪而薛之意專於就正其揆一也人有真心
道有真傳知朱子之學卽孔子之學賢知者俯而就之
愚不肖者企而及之中庸自不可能何爲借外道以示
竒豈惟有功孔子朱子抑亦

高帝之忠臣矣

二論講意序

孔子于六經大抵刪述舊文惟易十翼出自手筆而其理潔淨精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齊魯二論則門弟子記其平居荅問訓誨之語內聖外王學術事功備焉萬世不易者也孔子沒而微言大義時有晦絕朱子旁求歷代及本朝諸儒所討論發明合于孔子者以爲之註其學識博雅其指趣易簡其途轍正大其啓迪明切願學孔子非是末由也已近之學者好釋氏虛無寂滅之教率其羣徒恣其談辯明其辟稱苟以分異人爲高且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二

不知有孔子安知朱子哉余讀漳浦朱公二論講意本之民彝物則天經地義日用常行切近精實之學而設以身處地參酌古今事勢之變若起孔子朱子于九京上下其議論也諸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端閑約而無解者旣不令以似亂真而舉子業承學相沿拘牽固陋支離蔓蕪亦爲之啓其錮而歸之大道意良勤矣禮曰善學者使人繼其志故子張氏禹行而舜趨子夏氏噉然而終日不言荀卿皆目以賤儒而卿之醇卒不勝疵繼志之難如此朱公以孔子之志質朱子而無疑以朱子之志折衷孔子而無謬論語明而六經可以一貫繼

志之功莫善乎是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宋濂洛關
閩諸大儒直接洙泗而閩集大成國家表章經術統一
聖真祖孔子宗朱子所爲經書大全布之天下閩楊文
莊公實典其事而蔡林陳諸儒闡繹之今又得朱公闕
爲海邦鄒魯詎不信哉

孝經二家章句序

此孔子與曾子燕居所論說而子思樂正子春之徒筆
之於書者也遭秦燔書河間人顏芝藏之屋壁至漢而
其子貞出之凡十有八章長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
之是曰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科斗書凡二十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三

二章孔安國解之是曰古文劉向校讐以十八章爲定
于是學士治今文者漢志八家隋志十八部而古文左
次矣至唐而開元帝采六家爲注其章句悉準子政至
宋而朱考亭氏作刊誤裁十八章之三以其一爲經餘
爲傳若曰是古文云爾開元之代古文僅安國一家或
曰劉炫贗作石臺本出遂放失無傳其必爲古與否未
可知也昔者孔子嘗贊易刪詩述書定禮樂脩春秋矣
孔子而上墳典丘索與周官之方策亦旣多矣未有以
經名者實自是書始經之名自是益尊其僭擬而竊取
者自是益衆又或流而爲緯如鉤命決援神契左右握

雌雄圖之屬而是經將爲天下裂矣考亭循名責實分經別傳意在斯乎不佞則謂孝根天性孩提之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其極至於手舞足蹈無之非是今觀其書醇粹簡切非有易精微不可窮之理非有書盤庚諸篇詰曲不可讀之辭非有三禮制度文爲繁縟綢繆不可悉之數孔子不云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經之爲言常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愚知賢不肖可家喻戶曉耳古文雖亡卽今之文固自不害其爲經柰何黨同伐異呶呶然若聚訟爲哉不佞故略疏注不錄而第存兩家章句以俟夫學者自得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四

關學編敘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爲理學者也其爲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爲小傳授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爲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兩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爲理學者及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

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理以防其僞下無
學以稽其弊誠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
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
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
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遊二程門
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
未發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爲
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
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
道則子厚先主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
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鷺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
之學日爲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
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亦
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
揚扆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
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
醇疵臚列配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
防界限之嚴詳于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正

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周
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
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
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呂文簡語錄序

余嘗讀呂文簡先生集有外篇有內篇籍記內篇語會
心者凡數十則曰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過曰罪
莫大於妨賢惡莫極於非聖曰寡言則行力寡動則靜
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
多就吉人則爲之易曰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與其語

曰知有三要無私無惑無自狹曰近思爲先小心爲要
致虛爲本曰虛心可以治克爲己可以治伐知命可以
治怨明理可以治欲究在求仁其所最寘力者明學術
攻異端曰釋之寂滅老之清淨唯恐仙佛不成意則誠
矣而無格致之功格物者萬物皆備于我之物也念所
起身所動事所接立則參前與則倚衡鳶飛魚躍安往
不在三千三百之禮克己復禮之禮一也曾子篤實動
皆守禮如禮記所問夫子論孝諸篇隨事精察而日有
得孔子因授以一貫無曾子之學而槩語之是誣也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方爲盡性至命謂不理會而知

是明心見性之說也不理會何由得知象山論心不論性以六經爲註脚所見亦高明未能行耳謂知而行是也謂知卽行非也所以正不學頓悟之失也曰事事物物必窮盡何時而已就身心所至事物所至者格之而自熟精義致用安身崇德專治內專治外者偏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身孔子博學於文必約之以禮多識前言往行必畜其德多聞多見必言行寡尤悔君子以朋友講習習者行也所以正俗學無用之失也曰周南召南皆婦人事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所見所行不從此出則道不行于妻子而父母不能

順乾坤大矣孔子比之闔戶闔戶理最易簡中庸惟易簡故不可能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惠鮮鰥寡見冕者瞽者過趨坐作無二心自至公至仁得之純亦不已如是愛欲並生哉故好問好察舍己從人求萬物各得其所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未達一間故可共用舍行藏斟酌四代禮樂橫渠以禮爲教儀文度數收人放心所以正異學好高之失也曰不戒慎不睹不恐懼不聞而欲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鮮矣金革百萬之衆科名烜赫之榮文繡宮室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耄昏倦之日皆如獨坐非一獨坐

便可了也何思何慮感而遂通惡與物接死其心矣華嚴經不如艮卦吾儒之艮皆實理華嚴之艮人相已相皆空朱子云心不妄動卽靜所以正禪學無根之失也曰大學有一定之矩論語因人而施四子書不必盡同未可執一韓退之原道不及格物致知孟子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不及心意張子厚大和所謂道不及中意自有互見者未嘗一一取聖賢語盡述也所以正講學聚訟之失也曰中有定理時無定位始學而遽欲學中庸是胡廣也內方外圓乃德盛後見之聖人非有意也疏水樂在其中箪瓢不改其樂孔顏之逍遙遊也莊周惡堯德之大託爲藐姑射四子以小之不然何不甘心于泝緝統而羨夫鬻不龜手之藥受封也堯之于舜家試以九男二女國試以五典百揆二十八載而後禪天下若是其重也何所見而謂致天下於許由所以正僞學爭名之失也其學切近精實是以訐陳白沙狂而不足薛文清狷而有餘而王文成高第弟子鄒文莊相與講論不盡合當是時儒雖陰用釋尚謹其名文簡守正學不變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至于今學者靡然從釋明以釋居儒之上崔清獻云學術殺天下士其禍方熾侍御馮仲好爲文簡鄉後進取誥錄行之四方庶幾

正學不晦豈惟有功文簡已哉仲好屬余敘余少不學老耄矣第舉昔所服膺語冠之篇端以言語文字求前賢精蘊不勝說鈴書肆之愧而竊幸夫及門士有聞道後乎吾者吾從而師之可也

辨學錄敘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其徒賢知之過者寢淫竄入于禪今且百年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三九

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卽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言語文字自爲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乖仲好爲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關切之所在而剖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不佞未見仲好全錄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
與仲好談者張孝廉心虞傳其錄者張右丞憲周仲好
有訂士編義利圖說士戒關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
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
可無錄錄不可無傳矣

辨學錄後序

余自秦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錄迫余序之余所
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諾爾久之得全
錄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爲精微也釋初
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淺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

知妙圓體自空寂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
看經念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亦曰明
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告子非不言心
而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言性也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
生之謂性孟子辨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
子之說簧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爲見在耳爲聽在口爲
議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噬人之
獸可爲瞿夷比丘十千之魚盡爲刳利天子曰離一切

心卽汝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曰
心法起滅天地朱子謂其明心而曾不得心爲之用見
性而曾不得性爲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爲性而非
義理之性以惟危之人心爲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
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何殊
此其學術本原視吾儒若緇素又安往而不謬哉吾儒
萬物皆備於我而釋惡外物吾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
釋以理爲障吾儒以寂感言心而釋以寂感言性吾儒
學不躐等而釋病其迂一起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其
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文所云抑

自覺其陋而更出己意益求前人所不及者入之而諱
其恠幻鄙俚之談如朱紫陽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
念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遷謫
時剗地說禪者有謂識透卽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
自罪惡是禪學且爲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於輪
迴因果之事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衆生方了菩提
衆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爲也至于果位入三摩地人皆
罔蕩斂爲善爽之鬼寂冷坐結無復變化何貴生人而
人亦誰從見之誰從知之哉昔鸞湖之學墮于禪朱子
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意之體又曰無求異同於儒釋
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無求是非于講說求諸心而安
焉是矣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峯雲門過孔子上以
學佛然後知儒儼然爲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
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
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
旣得柵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
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於學之不明
學之不明起於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爲力辨也辨
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截儒得聖人之下一截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四二

是以下學上達爲二學也曰儒釋本同而未異是以物
有本末爲二物也無爲貴辯矣仲好直窮其本之不同
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斷芟夷蘊崇之
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
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
朱其詳具遺書語錄文集中本朝羅文莊困知記外不
多見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
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

關中書院語錄序

古有庶子之官庶子正於公族者教以孝弟睦友慈愛

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向方矣三代後有天下有國者於宗人率類衆人之母食之不能教卽宗正卿丞諸官屬所領第譜謀漢郡國置宗師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未聞所教訓若何迄乎本朝宗人不得同異姓仕宦教訓之法濶疎間立宗正取具文旋多廢格宗人有才情者誦書博古工辭賦自見至於談道論學未之有也關中馮侍御仲好以清忠之節表帥一鄉脩經術關異端諸臺爲關中書院居之士景附響臻而王孫誼余北面稱弟子輯其所與門人楊挖倫物性命微言大義爲語錄以傳此在宗人中可謂絕無僅有方今諸王講席久不御昏禮久不行新封者爲羣小所蒙騷繹四遠楚代僭冒未就釐正家不齊何以治國假令脩古典明理學安得至此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輩擇不精語不詳行不著習不察彼居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能篤信好學超然特立對之寧不愧乎余于仲好語無所發明惟以輯語者出自天揖之親爲國家慶爲吾道光且以爲吾儒勸

學習錄序

代

昔者孔子道不施用退而與門弟子刪述六經講業洙泗之上而門弟子筆之于書爲論語其篇第以學而特

習爲首迨千年而朱子釋之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以時習爲如鳥數飛夫曰學曰習豈索之無何有之鄉其人爲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其理爲仁義禮智信其功爲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踐之有實地循之有定序匹夫匹婦可與知能而天地聖人萬物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矣自釋氏出謂人倫物理爲假合山河大地爲幻妄萬法惟心一念證佛當體便是動用卽乖機鋒捧喝令人恍惚無歸錯愕莫省賢知者喜其簡便易從杳冥難詰愚不肖者喜其曠放無檢因果可徼日沉溺于中而不返孔子好古敏求多見多聞焉不學而何常師之有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四十四

憤忘食思忘寢七十而始從心所欲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聞命仁罕言而詩書雅言顏請四勿而後如卓立曾勤三者而後唯一貫時習之學莫尚於此朱子謂李德遠以學釋爲直截則孔子言學而時習豈屬支離乎後人朱陸直截支離之辯倣此而不知直截者廢學習終無所得支離者由學習深造自得而不可謂之支離也釋言覺朱子言效先覺之所爲覺則空爲則實差毫釐謬千里索隱行怪詖淫邪遁由此出矣可不慎哉客有以梁中丞學習錄屬余序者余未見錄所云何第取學習二言標目當不涉虛無寂滅蓋王文成傳習錄以不

思善不思惡卽聖門良知常惺惺卽致知格物無所住
而生其心卽情順萬事而無情後儒不勝異議然其功
業炳煥大非空談無實者所能及中丞北逐虜西南平
夷庶幾文成勲伐其鄉先生若丘文莊陳江門湛文簡
或居文成前或同文成時持論每不相入中丞何所取
衷他日學習錄與傳習錄並行得失醇疵自有能辯之
者余言猶望屠門而大嚼安知其味守吾儒學習之指
不敢背馳老書生語耳中丞收之置之唯命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七

序
四十五

而主其心明靜誠萬事無虧於論不類其始然其以
無虧於論不類其始然其以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路史序

光祿廣陵喬君好宋羅長源路史取洪都錢塘兩本校而行之留都宮詹朱元介爲之序而其友人吳翁晉洪仲韋以君之意屬余題諸末簡蓋聞之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故孔子修書斷自唐虞孔子時去古差近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今距孔子千餘年而論次唐虞以上迄于太古不亦過乎孔子前書籍厯有文獻不足徵迄于孟子所謂淫辭邪說第口相授受耳故曰有爲神農之言楊朱翟墨之言非書也間有一二削而弃之辭而闕之足矣孔孟而後書籍浸繁羸秦付之一炬士積怨深怒于秦而吐氣于漢然而僞書實從此出武帝方表章六經董仲舒業已請絕百家勿進以明孔子春秋大一統之義向後讖緯術數莽然殽亂惑世誣民日以滋甚人情喜新異而好奇妄僞書之行也乃在古書上劉炫鄭樵號爲通儒而炫僞造連山等易百十篇樵以三墳三皇太古書尊信爲實然况其下者乎匹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一

掉三寸舌欲以塞後進好事橫議難矣則莫若就其所

行之僞者而討論折衷之歸諸至當使曉然知學術道
脉所在諸鑿空借資履鼎濫吹不得爭道抗衡路史所
爲作也其事具前後紀而其義其餘論發揮孟子曰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故者以利爲本路史因其勢而利導之無失千歲之故
而已劉子駿議立左氏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
之夫惟廢之彼得有辭更與我角夫惟立之彼不能匿
其短久將自廢然則立之過不猶愈于廢之過乎曾南
豐知其解矣其行戰國策曰明其說於天下後世使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豈必滅

大沁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二

其藉哉此喬君傳路史意也

竹書紀年注序

盱江劉叔夏茂才因沈約注紀年未悉而廣之以示余
余稍與商榷焉按晉書束皙傳太康初汲郡人不準盜
發魏襄王家或言安釐王得竹書數十車穆天子傳五
篇雜書十九篇紀年十三篇皆竹簡寫武帝付秘書校
綴次第尋考指歸皙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不知後人何
以于周書獨曰汲冢于紀年獨曰竹書也又言書紀夏
以來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
至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相應其中

經傳大異則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紀年最爲分了起夏殷商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皆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至莊伯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二十年姑蔑之盟下陽之滅河陽之會衛人赤狄洞澤之戰玉磬紀甌之獻與左傳同而以太甲殺伊尹與尚書乖異疑伏生昏忘或此書當時雜記未足取審然今紀年實起軒轅氏卽史記魏襄王卒下註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而

傳與序皆言自夏商若未見全書者書無啓益事杜序亦不及書言夏后啓二年費戾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紀大臣祠者惟伊尹周公啓隆禮益爲伊周開先而束傳云然蓋史記戰國策楚辭有之誤以爲書也書不言國而言王者爲周王其末云今王薨似指周王而不指魏王傳曰安釐序曰哀王亦誤凡此約皆不是正何也舜之臣父禹之德薄在孟子時異議橫生又何怪于伊尹季歷約注伊尹自立謂誤以攝政爲真殺伊尹則云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季歷事則云執諸塞庫困而死不駁其謬何也書所紀帝王始立及無事書

年有年有事凡一千餘則約注自周幽王以前帝王或
注其名至于注其事者僅四十餘則而已內黃帝高陽
高辛堯舜禹湯周武王成王注皆約宋書符瑞志中語
不更一字其他事有載之諸書及冢中本周書穆傳可
互正者都不之及何也豈注有約案者爲注本有而餘
或後人采約別著實之耶叔夏之言曰上古之事若存
若亡幸而有不絕如綫者安忍置之注如約與無注同
耳吾不欲注紀年而借紀年以廣聞見搜取經史諸子
百家語並隸之本事之下卽約所引在其中名若削之
實則筆之也其事如左氏不妨與春秋異同國語不妨

與左氏異同其文如酈道元注水經如劉孝標注劉義
慶世說新語瑰琦駭目清旨適口未知於東廣微義證
若何令休文見之其欣賞珍重寧在韋纂劉勰裴子野
著作下哉別爲世系集羣書成之不以紀年爲據余嘗
謂雜史多亂正史而亦有可裨正史者如紀年載夏桀
卒禁絃歌舞而知應天順天人者必無夏臺之囚周西
伯昌薨後三年周西伯發伐黎而知以服事殷者必無
訖我殷命之事禽受南單之臺而知誅匹夫者必無黃
鉞太白之慘伯靡帥斟鄩斟灌之師代浞殺之少康使
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而知布德兆謀者必

無乘淫女嗾惡犬之醜西王母來朝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而知玉帛萬方者必非山精水怪之異此與穆王共和諸事皆足以明人倫光聖德破游談端學術不但文章古與簡勁三代以下史才所不能彷彿而已叔夏拳拳是書良有以也其爲夏殷春秋黜一切異說輔典謨訓誥而行是書雖存而不論可矣

附小東

從他書見司馬彪條譙周古史考中百二十二事多本紀年之義董景道汲冢古文釋今皆不傳劉知幾史通摭摭前人得失最爲嚴刻獨取書益尹季歷等事足下復爲廣注此書于劉氏有緣世遇知已矣

帝鑑圖說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五

河出圖洛出書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而圖居先書則因而以麗事致飾焉者也曹子建云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憤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逐子莫不嘆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其成教化助人倫功尚矣孔子觀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曰誠則圖之外宜有書而後世圖說所從來矣

今天子冲年踐祚恭己以聽執政廣廈細旃相臣詞臣

坐論勸講寒暑不輟于時相臣猶懼其退而有軼志也而帝鑑圖說與焉善可爲戒者若干事法陽之奇惡可爲戒者若干事法陰之偶而皆爲之道其始未善敗之故使了然心目儼然敬服瞿然戒懼是以辛壬而前主無失德國無秕政斧藻琢磨此圖未爲無助相臣以駢乘芒刺種禍而繼之者禮貌事權不能與江陵伍癸甲而後朝講稀御官府睽隔圖說之善者行不十一而不善者往往郵而效之比年與亂同道橫政日出盡臣哲士直言極諫唇燥舌敝若罔聞知而于圖何有秘書金君與余少弟同直文華殿得是圖而三復之嘆曰昔張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六

曲江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唐明皇不用後播蜀思其忠今張公帝鑑視曲江詳哉其言之也弃之覆瓿憂治世而危明主前車之戒不遠世乃無目其書如曲江者而其微指蓋以爲人臣必自靖然後自獻必啓心然後沃心第令非人則適非政則間而所以格君之非者內省有疚于大人卽一膜中不勝胡越矣欲誦萬乘之威靈以從我通萬里君門之遼遠于方策間其將能乎余猶記爲圖時相臣以意授詞臣陶文僖輩成之表上不列諸臣名衆相顧動色金君取秘書廣其傳且當好事者口實故相未已而獨不徇衆議察其忠款與曲

江錄並行高誼加人數等矣

道學列傳序

華容博士豫章魏先生爲史書大全帝紀一百七卷列傳四百五卷三才考四十六卷而力不能盡授梓今所行道學傳者列傳中之一也首孔子次顏曾思孟諸門人又次之凡九十五人漢以下就諸史儒林傳去取兩漢九十五人若鄭玄鄭興之屬多新附者晉于十八人中取十一人南朝于二十人中取十五人北朝于四十七人中取二十一人唐于三十八人中取九人宋于一百人中取五十四人元于二十二人中取十六人本朝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七

二十四人蓋嘗論之天地人物無往非道聖賢帝王無往非學道學不自孔子始亦未有以道學名孔子者魏先生傳道學始孔子以爲自孔子而前達而在上其道行者也孔子而後窮而在下其道明者也古無道學之名所學卽道在焉後有道學之名而學者往往畔道道學之名立而諸令名悉出其下天下羣起而忌之諸談道學者亦自尊大其名而私之人不得輒與矣魏先生之意若曰必孔子而後爲道學何可妄附也以孔子而與後之道學並列願學孔子在人自力耳何可私也又何可忌也道學之統越漢唐而直以宋儒續鄒魯然道

亦何嘗不在學亦何嘗不在歷代諸儒或以志節著或以註疏訓故發明經傳而亟取董仲舒王通韓愈三子其行有合于道學其言有功于道學何可遺也元以夷亂夏而有能傳宋儒不絕如綫之緒又何可遺也宋史有道學儒林兩傳雖其於道有淺深于學有同異既目爲儒矣寧有無道無學之儒哉又何可分也故亦舉而歸之道學也廣有所收以見夫有志于學道者人皆可希賢希聖嚴有所汰以見夫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者何可混也今越中有聖學宗傳自伏羲至明僅八十四人余見其書與先生指歸小異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八

昔宋人厭聞道學至禁錮放流之然而道學故自如近日有儒而陰用釋教又顯然自髡爲釋弟子者而詈道學不置口誑浪呵斥連篇累牘瞋目扼拳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孔子所謂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煖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天下嚮慕其人喜誦其書以爲真道學在是而其爲道學害乃甚于宋之禁錮放流魏先生之亟行此傳也闢邪說淫辭以反經衛道其憂深矣其功大矣

史抄序

鹽官有陳生梁者奇士也書非奇不涉目語非奇不出

口所好古之奇於文者四人曰楚屈三閭魯左史韓諸
公子漢太史公終日讀其書啓居飲食與俱卽往來南
北數千里手未嘗釋摘其尤奇者錄之爲在茲編此編
則皆司馬氏史記名曰史抄云凡八卷五十許則而以
報任少卿書附之一篇中或取一人或收一事或首或
尾或腹或累千言或纔數行所錄全文僅絳侯伯夷信
陵酷吏貨殖不過十數筆削之嚴如此而近代名家揚
太史王司寇唐中丞茅觀察凌太守諸君子所評騭時
旁采焉至于子長所借託傷時憫俗發抒其鬱邑牢騷
之感而稍露才人飛揚跋扈之態抑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者微顯闡幽纂要鉤玄則生獨得多矣嘗按班孟堅
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諸書附六藝春秋之後盖
春秋卽古史其後惟秦漢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
部嗣是傳代既久史記言記事漸繁而述作之體亦不
一隋志史類十有三門太史公書入正史戰國策楚漢
春秋入雜史子長爲史記其體與名都未經人道而生
于屈左韓之後見其遺書作爲文章縱橫變化模範淵
源自成一家故曰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
而在斯自負不亦重乎余承乏史局不勝其任出爲外
吏今老矣于子長史未知萬分一焉知生抄史精義云

何竊聞宋陳文節之說曰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惟左丘明春秋傳杜生南華屈大夫離騷司馬子長史記四人特創體裁其書遂與聖經並垂千古文章家雖知巧輩出卒莫踰其範圍非夫豪傑之士其孰能之生所見與君舉懸合第韓莊小異耳子長曰在斯生亦曰在茲司馬知已多在陳氏是又藝苑一奇也

季漢書序

三代後漢高帝得天下最正而裔孫光武繼之昭烈又繼之正統相承無可疑者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寇蜀涑水大儒因仍不改朱子謂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綱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十

日始黜魏尊蜀而志獨如故新安謝少廉釐正之爲李漢書其凡四十有四其答問二十其正論五其文則陳其事則蜀魏吳其義則取之朱子矣余竊論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魏政在司馬三世漢亡二年晉遂代魏魏何能亡漢亡漢者晉耳晉有亡漢之實魏有亡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故陽以寇蜀之名予魏而陰以代漢之功尊晉晉習彥威謂三國蜀爲正魏爲篡文帝平蜀漢亡而晉始興彥威晉臣也不遽亡漢于魏篡之後而以繼漢爲晉重承祚漢臣也居漢于魏吳之下而以漢賊爲真主權假漢年編作魏紀則悖矣漢亡後

魏擁虛號二年彥威削之而直繼漢漢獻帝改元延康
其冬魏篡漢明年夏昭烈改元章武非有晉魏二年之
隔也以方兩漢非有高后孺子新莽更始之間也彥威
所云惠公朝秦子圍以立更始猶存光武舉號先主合
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而志
于漢始興日輒踈斥之首二牧次先主則悖矣漢將亡
而公孫淵稱紹漢漢亡四十二年而劉淵自詭漢後稱
漢王謚後主懷帝其年李雄據蜀至孫壽更號漢改元
漢興署昭烈曾孫玄安樂公以嗣後主兩漢繫天下人
思昭烈繫蜀人思夷狄盜賊援附之而身爲蜀人漢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十一

寇視之則悖矣且也旣帝魏而予之統彼篡魏者非晉
耶齊王之所以廢也陳留王之所以禪也豈細故耶而
一切諱之其興何以可尊其亡何以可蔑首尾相謬予
奪無章至高貴鄉公被弑書曰卒年二十賈充成濟不
敢道一字但引太后僞詔與司馬昭僞奏則悖矣作晉
書者謂王沉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
之實錄實錄固如是乎司馬懿師昭皆稱謚不名猶曰
爲晉臣耳吳以國號稱漢不曰漢而曰蜀則悖矣王崇
補東觀許蓋掌禮儀郟正秘書郎蜀史臣也成都景星
羣鳥墮江梯歸益州望氣蜀史事也王幼遠蜀書壽良

集諸葛武侯事其兄諸子爲先達及文士傳常璩爲華陽國志取杜敬修蜀後志叅以祝元靈陳申伯續耆舊傳黃容梁州巴紀並南裔志起自上世終乎永和又曰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本紀凡此皆蜀文獻也豈盡無據而爲之而云忠武不立史官致蜀事寥寥將誰欺乎卽承祚傳却正亦曰博覽墳籍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鑿鑿推求略皆寓目是何物哉父爲馬謖叅軍謖誅坐髡又嘗爲諸葛瞻吏爲瞻所輕志希利達反面事仇孔明思遠父子祖孫皆以忠死心所愧憤妄加非

刺王沉魏書佞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求容國志固一類也而竟以魏志失苟勗歡蒙議再廢譙周逆料其當被損折未爲不幸信哉初承祚以鄉人鄭伯邑之屬傳巴蜀耆舊不足經遠合爲益部傳十篇文立表呈武帝善之已爲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可以博名矣惡用此蛇足爲也旣卒而洛陽令張泓遣吏就門下寫其書書秘藏于家以俟身後卽直言何傷而令張華夏侯湛輩先見之何自銜之亟也小有才者爲才所使更不勝好名好利之私而名與利終兩失之尊魏而

魏不見德媚晉而晉不見收開罪本朝貽譏後世

日以凶人投畀豺虎惜哉承祚之不善用才也熒惑守
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之言也若可以魏爲
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
何辭以對承祚作蘇則傳云與臨淄侯植聞魏代漢皆
發服悲哭文帝聞植不聞則也嘗從容言及之則謂見
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傳異指則曰不謂卿遂止魏
略以則初聞禪以爲崩後知其自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
因文帝言時欲下馬謝異目之乃悟傳不同魏略語承
祚亦心知魏臣不忘漢爲是何乃爲黃權不爲蘇則耶
夫惟正人然後知君臣之正義知正義然後知帝王之
大

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十三

正統知正統然後知聖賢之正史周衰天子下堂守府
諸侯射肩問鼎而孔子作春秋必以王人冠諸侯上狩
盟叛弒往往正君臣大義于一字間亂賊懼不得肆功
與帝王爭烈孔子後千餘年朱子法春秋辨漢魏邪正
維持世道迄乎今茲明興得天下正統與漢同而儒者
誦法孔子與宋同少廉朱子里中後學其爲是書淵源
遠矣惜哉承祚之生不逢時也或謂朱子已撥亂反正
少廉無復爲煩是不然凍水以司馬裔曲筆云昭烈與
漢族屬疏遠夫疏遠獨非後裔耶不愈于曹騰養子耶
朱子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

之仇司馬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
管見非之宋人敬事先進不嫌翻異少廉何嫌于承祚
邪正不並立有如口實凍水則紫陽之正義晦革承祚
以翼朱子翼朱子以宗孔子可但已乎真誥載魏武北
君太傅人罕傳道蘇子瞻聞之王彭塗巷兒聽說三國
事于劉玄德敗有輦感出涕者曹孟德敗卽喜唱快頃
日文士爲四聲猿曇花記掠立入無間獄少廉增此公
案辭連承祚威鈇鉞而撻市朝無論孔經朱史鏡謝陳
得失之林有餘懼矣不佞故忝史官讀其書憮然而因
爲之序其或躡尋之夫夫捨弃滓唾核者也敢不發舒

南北史小識序

漢以來稱良史者體有三司馬子長史記司馬君實通
鑑朱元晦綱目也三家體皆出左氏左氏傳或先經以
首事或後經以終義發明孔子書法若以春秋經爲綱
而以其內外傳爲目則朱子實倣之然左氏本初不若
是經傳別行後漢之末始相附耳左氏傳或以一人一
事始末爲一篇或引君子語爲斷案則兩司馬實倣之
史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自朝逮野鉅細備
載通鑑義專資治理綱目義專明正統示褒貶故臣民
行事尚未得半繼子長者班范兩漢書一代文獻燦然

可徵至三國而分爲志至晉而合爲書晉之合未幾而南爲宋齊梁陳北爲魏周齊隋李相州擬史記采八書合爲史南自南北自北猶未合也余嘗不自揆欲自蜀漢章武迄隋大業爲七朝史記而力不能會有作季漢書者用紫陽尊漢黜魏吳頗當余心晉亦自有成書可不煩作獨取李氏二史及八代書參考之事多互戾體無定裁偶有所見欲以就正博雅者老病不能強記輒書簡端已讀吳廷珍新唐書糾繆片言隻字靡不校勘古人史學精密如此簡端語卽無足采竊費研討不忍棄之集爲此編條目凡八史之有例猶綱領繩墨不可

易也例定而後是非予奪有所準式今或南北不一或損益非宜摘而書之作明例傳寫剗削字訛句脫十之七八作者失檢十亦二三作辯誤史非至不肖未敢肆爲誣罔其有諱尊親之過徇好惡之偏輕信而寡折衷仍舊而嫌更張袞贈溢美鍼誅含誣直道而行寧免後言作雜評二史合也八書分也分則宜詳合則宜略今史或詳而書略或史有而書無或取舍相遠或人物各見作紀異事理舛錯若誤非誤不可致辯作傳疑南北地不同後先時不同而事有極同者同復有異異復有同或傳聞不實以彼爲此或愛憎任情援後附先未可

知也作比事事于史無關切于理無大揚權者談諧游
戲容有取焉作瑣錄金石遺文稗官小說有可與史相
證者或諸家櫛撫史書有未悉者作拾遺廷珍之言曰
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考止以本史自相
質正李唐迄乎于茲垂千年古書多不存自頃好事者
稍爲板行而亥豕滋譌余所識僅就國學本二史八書
校讎如廷珍所云而已當李氏修史時距六朝近人間
所藏八代正史之外編入者千餘卷首尾十有六年父
子相繼營綜勤苦且不能使後人無遺議余寸管一斑
所得幾何而欲與前人絜長短豈不妄哉杜弼有言近
資愚鄙私備忘闕止於門內貽厥童蒙此不賢者識小
之心耳徐孝穆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劉知幾
以量力不爲爲幸世有子長續史記以補李氏之缺余
所識不中覆瓿矣

兩晉南北史合纂序

侍御史錢汝瞻甫取房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
北史筆削而爲纂余讀之竊有會於心焉諸史皆一統
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分崩離析而一統
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卽昭烈
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二年國亡間一年卽晉武三分天

下有其二又十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
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也宋之繼晉
與齊梁陳之相繼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
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
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諸史之文斑
不如馬范不如斑陳不如范晉書南北史又次之蓋春
秋戰國兩京而後文體日弱作史者沿襲不能自超故
三國六朝之史非閱覽博物者置不省以其文不如古
耳侍御之爲纂也刪志而存紀傳復刪其事之無關鑒
戒語之支蔓凡猥者而間采他書藻秀以埤益之潤色

成章斐然可誦此所以明文體也取晉書南北史而並
校之史差勝于書書成衆人之手史成一人之手分任
者不若專任者之易精也南史帝紀以宋武齊高梁武
陳武實稱帝者爲始北史則魏之詰汾齊之高歡澄周
之宇文泰儼然與帝紀同矣或曰晉書唐太宗與載筆
焉司馬懿師昭亦帝紀也延壽不敢異也宋毛修之朱
修之梁大封大圜南旣傳矣北復有傳南有而北無者
賊臣傳也北有而南無者藝術列女外戚酷吏傳也俱
有而微異者南孝義爲一北孝行節義爲二南之列女
附見一二於孝義也南爲文學北爲文苑也壽以一人

志三國延壽以一人爲二史而李遜陳三國不及五十年二史百七十年事有繁簡簡者易工繁者難精此所以明史職也亦所以明史才也至於列傳中人所去所取權衡褒貶有超於兩家史臣之表者矣蓋御史載在周官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猶然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各書其事淳于髡謂齊王亦曰御史在前皆職在記事至秦漢獨任糾察而史別屬矣汝瞻父昔爲御史以糾察著聲退而里居作是纂修明古御史之職豈不韙哉余嘗欲合南北史爲一縮朒未敢任第作小說亦未及緒正且佚其草幸汝瞻父之先得同然適觀厥成也大必山房集

卷之八

序十八

史料序

不辭固陋而題其首簡與稽古右文之士相質正焉

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私事則所錄自不能遺臣民而其名曰某帝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云耳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以刺乎錄及臣民而可盡用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無史而遂以實錄爲史有識者病之野史因是紛然錯出或失于寡聞或失于好異或失于偏信甚者以讒口修卻至于今處士橫議朝臣聚訟愈不可質問故老彫喪雖三十年來是非莽然殺亂向誰辨正陳文憲修

國史意甚銳未幾沒遂束高閣焦弱侯太史時分修經籍志大內有藏書請文憲奏付史館事不果行尋燬于火惜哉侍御史楊修齡慨然文獻之不足徵也獨念兪州王先生以烏衣之彥傳青箱之業其所評論雜見人間者無不典覈存則人亡則書迄今不收且日就散佚而雲間董生業已謀諸陳眉公彙爲史料侍御得之喜亟下郡邑鑿梓眉公與侍御爲序具矣而更委序不佞不佞僉楚嘗承乏具員史官讀累朝實錄可據者十六七非國家有大鼎革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繕寫多訛缺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而其家或曠僚父兄弟於朝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年

穆宗嗣服凡諸大禮倉卒具辦漸與舊儀不相合況其他乎兪州先生三世大臣耳目所睹記家庭所講求固已什伯于萬於恒人身負史家三長敏而好學自少迨老采葺不休中懷坦易無作好惡是以軒輊取舍率中繩準昔辛伯諗周桓公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古天子諸侯皆有史人有一善言必書于策在本國則婦人女子在他

國則賢人君子轉相傳誦今之世立言如弇州先生無出其右而邇日孫文融司馬與余君房書謂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真文融負作者聲持論如是假設先生爲國史受詒當若何先生爲史有餘力謙讓未遑意深遠矣善乎眉公之言曰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無料則何以言實董生不直曰弇州史而曰史料有以也不佞考會典官制翰林院有正官有首領官有屬官而修撰編修檢討但曰史官蓋非文學之臣莫能爲史若寄秩於翰林不欲屬人無使曲華國史開局悉用翰林閣臣主裁與修實錄同較設官

初意若不相似然卽弇州先生而在安所用之哉晉師曠對晉平公曰譬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用史料者不知何代何人擲管爲之三嘆

續藏書序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孟曾思精蘊焚書雜著詩文談經評史藏書始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己意弇州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靖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

內閣有勳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備僕妾妓無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名抑或以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明之秉權衡破拘攣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爲異耳而褚季野皮裏春秋固自在也本朝史職廢

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于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修詞者不當于故實甚乃苛責深文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

恣臆冥決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瘡古人多聞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泯滅漸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沿禮

樂卽孔子之是非尚以爲不宜施之今日況於他人第以吾楚耿恭簡不載理學夏忠定不載名臣或別有指抑偶脫遺耶義士節婦所收厯厯意其晚年筆削尚有所待也是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後得先生之心得其心恨不遇龍門蘭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于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者況于先生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揚扨爲多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惟儼行之新都江紹前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副流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揚子雲之桓譚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十一

皇明琬琰錄序

婁江王氏累世名貴人家多藏書弁州先生敏而好學弱年卽博通今古思以著述垂世而雲間楊中丞者同榜年相若多識前言往行先生所謂一部人物志也皇明琬琰錄蓋倣宋琬琰錄而作中丞草創十四五而先生益搜葺之上自王侯將相下逮四民女婦狀表志傳家乘地志叢談雜記及實錄所收巨細精粗摭摭囊括以備史氏之用而莫有用者馬民部仲良司權吳關得之與其伯兄太史校訂授梓計貲六百金俾友人戚不磷考成焉事竟紙賈踊貴因爲不磷具饗殮費徵文獻

敦朋好合之雙美矣余嘗觀宋時有奉詔編纂之書如
屢朝實錄三朝兩朝四朝國史是已有臣下著述奏御
之書如九朝通畧長編編年舉要是已而士大夫各識
所聞見爲小說最繁其流凌誅刻核膚淺乖謬好異愛
竒者往往采爲談柄使人反疑正史如碧雲騷建隆遺
事孔氏林氏野史之類錯亂是非報復恩怨弊斯極矣
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于臣
下事不詳載筆或非端士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
其助逆清議病之至于野史如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
野記永昭二陵編橫議恣行畧與宋同是錄也不必董

狐之筆南史之簡或有所爲而增飾或有所諱而竄削
蓋後進之于先輩子孫之于祖父義當如是其間發潛
德之光誅遺奸之隱快公論明國是固時有之未可少
也昔唐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曰史有
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
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桷斧斤弗能成劉勰論史曰
記編之文同時多詭述遠既易誣矯紀近又涉回邪析
理居正其惟素心是錄也史學之資也誠得有史才有
素心者取而統彙之差擇之與實錄及諸名家所作吾
學編大政記憲章錄昭代典則諸書參互考証卽以爲

國史編年是鄭世叔子羽所討論脩飾而司馬子長所網羅整齊之物也余復竊嘆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國因不振今議論煩囂殆甚於宋然宋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頃詔脩國史築舍道旁三年不成宋能以議論成其議論而本朝議論亦付之亡是烏有其有三長如弇州先生徒令以文士成名可不爲長大息哉仲良兄弟文學類洛中二陸平輿二龍幸善圖之又按竹書紀年桀伐山民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荝華之玉荝是琬華是琰殊非佳事似當有以易名者附告史氏筆削可否

明政統宗序

豫章涂生爲明政統宗成介其友傅生屬余序余聞之韓昌黎凡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柳柳州歷引古人以折其非然而昌黎言自有見夫史報怨修隙詆誣賢哲擿抉幽隱入以難忍之過卽無論人禍天刑何如而心固已死矣此其失在近代爲國史者少而爲野史者多國史非一人手容有忌憚野史則可憑恣胷臆矣其失在縉紳者少而在韋布者多縉紳聞見猶廣歷練差深韋布則因陋就寡自用自專弊所不免涂生是舉抑何其膠膠也傅生曰生所爲非史也本朝無史但有

列聖實錄與史不同體頃修國史中道而輟

天子命之宰執主之一時文學侍從之臣分曹載筆尚損數年功緒余生則何敢言史生見今世有爲通紀者爲吾學編者爲憲章錄者爲大政紀者爲昭代典則者人自董狐家自司馬意製相詭莫適折衷而竊以編年之法會通衰序使修史者便于討論云耳其義詳在凡例稟稟有天刑人禍之戒是非褒刺述而不作抑何病焉余取觀之與傅生商畧如建文事屢有詔修復而仍以革除稱如隆慶事睹記未悉而後先時或倒置稍爲指摘兩生首肯復加筆削餘不遑盡校也至于兵農錢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五

穀士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大寧河套交趾諸番西域處置之宜皆政之大者復鉤據傳乘劄記奏議論策別爲一編故總而命之曰明政統宗善乎張民部之叙曰朱紫陽論左傳許其詳于事而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揣摩余生卽事論事無所揣摩其書信當與鄭薛雷黃諸家並行也豎儒自括帖外鮮所涉獵生白首青衿寒膚嗛腹乃能考屢朝之典故究四方之利病旁蒐遠覽摘鉛次槩可以副金匱之采佐石畫之籌彼官名著作日飽肉食者能無意耶余舊

充位史局一行作更此事都廢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將
借生解嘲矣

續史疑序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作春秋
夏五郭公之屬疑以傳疑不加損益許止趙盾之屬本
無可疑而後人疑之孔子時列國之史具在直書所據
豈不知闕疑而失入人以亂臣賊子之罪哉余以論語
論管仲知之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官事不攝
有三歸反砧塞門此皆史載管氏事而孔子親聞之熟
者也是故許其仁而小其器嘉其免被髮左衽之功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

不責其匹夫匹婦之諒善其相桓公正而不譎而不許
其儉與知禮瑕瑜不相掩名實不相淆正直忠厚高明
光大夫何疑之有焉惟私居之議論詳而春秋之書法
約約者自詳者出斟酌低昂必不以疑似之見漫然紀
錄明矣後人不得孔子所據諸史之詳者而懸斷于一
字片言間之約者于是公穀說春秋以例胡氏說春秋
以意居之不疑而例與意所不合爲之解曰變例曰誅
意而春秋乃成疑府成怨府矣左氏與孔子同時春秋
二百四十年成周列國事始未明了而黜之曰誣蓋疑
之也事明備者疑不用而生乎其後執例而求之恣意

而索之以疑生疑以疑解疑疑將何所底止乎張次公續史疑本之其叔父太守大來公而實有感於說春秋者其所疑春秋時事皆揆之例反之意而不相中者也所疑春秋而後漢唐宋元事皆質之二十一史而有不盡信者也次公閱覽傳物多矣然于瓌語叢說偏記小部悉置不錄參互證考必于正史最爲卓識假令起作史者與史所載之人而究析之必爲首肯心服昔劉知幾史通偏信汲冢竹書斷簡堯舜禹文伯益伊尹不免遺議且言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充淺妄何足爲法兩人之疑可謂大惑不解卽孔文舉謂武

王伐周以妲己賜周公曹孟德問所出曰以意度之想當然耳是又無故而開人疑竇其病在不據正史次公據正史不執一人之意見不膠昔人之義例此觀史之要領作史之準繩也諸所辯難事在不疑而尚以疑爲名者何昔之爲史者聰明學問寧不如我抉摘詆訶露才揚己業已非宜况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何必盡當子張才高意廣子路其言不讓孔子皆教之以闕疑是故以不疑曰疑亦闕如之意也其論疑有稽有闕有志盡之矣

夫所謂辭林者不越經史子集四部矣經自孔子沒而稱經者與僭王同罪史至范陳子至揚王升降汙隆古今人遞不相及獨集代有其人今不必遜古耳集之名晚出而其用視經子史爲最繁其體視經子史亦無不有以其用繁也故不必能爲經子史者而後作以其體具也故非能爲經子史者雖有作無得而稱焉非能經史子者不可作而辭人因以自豪竒之爲口代天言尊之爲不朽大業凌厲一時傲睨千古不必能經史子者輒有作而辭人因以蒙訛羞之爲小技仇之爲綺語障鏤冰畫脂無當於用色梔澤蠟巧僞叢生河汾氏評文

人有纖有夸有鄙有貪有淺有詭甚且犯天下之大不韙豈辭不足哉談之齒宛笑之齒冷怒之齒齟則奈何辭林之不爲世詬病也友人王元楨之言曰經史子集外無辭經子史外無集經外無子史易詩書禮樂春秋經也而史與子在焉論語子也而經與史在焉孔子集大成生民以來未有也以孔子繩人其誰可者而舍孔子之道何以上下詞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理不達奚以詞爲吾讀其辭安得不質諸理孔子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誠不立業將何居吾讀其辭安得不考其人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吾知其

人安得而置其辭詞有當于經子史之理者亟收之理不甚醇而似經子史之辭者並收之理與辭合而其人生乎與辭合亟收之生平行事不必如其辭亦收之于足采明與二百餘年諸家之集列于辭林者自王公大人以及田野布衣盡入矣其集或不傳而殘篇斷簡片言隻字雖微必錄盡辭矣已復覈其生平行實國史家乘鄉評里諺參伍求之瑕瑜不以相掩論定必以沒世盡人與辭矣以孔子之徵文獻而尊周也故斷自明興不及他朝書成名之曰辭林人物考三代而下經史子故不易作復不恒作而辭林壹歸於集濫惡日滋甚識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九

者每思付諸秦火是考行而天下後世修辭者懼王子之核其實也會通經史子之文成一家言不敢鹵莽滅裂襲取以欺人懼王子之論其世也循經史子之理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敢自貽玷缺爲通人所指議昔者孔子四科文學言語與德行政事各效其長令詞林四部集與經子史各詣其勝合固雙美離不兩傷彼一隅之士分畛域立門戶者爽然自失孜孜然學如不及有功於辭林宏矣亦孔子慎辭之旨平不佞非能辭者也竊爲辭林樂有此舉不辭授簡而爲之叙其大凡十有某條具在編首

道德經序

大史公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曰
苦在亳州谷陽界有老子宅及廟述異記瀨鄉石堂有
老子篆書道德經五千字蔡雖就其旁以隸釋之馬大
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于石而以余同姓又
嘗承乏載筆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畧同屬爲序蓋老子
大指在澄澗濁而歸清淨化矯僞而還自然其治身每
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偷渝缺損謝絕世之榮
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得一襲明致虛守靜比赤
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十

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弃人無弃物持其安謀其
未兆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甲兵不陳什伯人之器不
用却走馬以糞鄰國相望雞狗聲相聞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道大矣德至矣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
有三端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捭闔兩晉之清談是已老
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
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
名而託之者也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曰
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虧盈而益謙有明徵矣是說也

令夫人當張強興與之際懷然而思警也非導之巧爲
取也故蘇張之捭闔罪不在老子在捭闔而託之者也
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蘇張取道更遠此定論也老
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器數以爲
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興焉當時素有意識者彼非
玄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
始生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豈謂禮薄忠
信而首亂哉故兩晉之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托
之者也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此

定論也易與中古作者有憂患故其辭危老子去中古
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爲激切按八十一章而求之言
語文字間疑端訟府殆不勝摘惟此三家後人詬病最
多不罪後人不善學老而舉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
藉六經以文奸學術偏頗釀害天下者可遂曰聖賢立
教使然耶莊子稱孔子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
之徒借孔子以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盖老
子之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

之存金玉中之存羽角卑之存瓦石是與非惟置物者知之後人不知而妄卜且有以爲兵家之書爲養生服食房中之書禍天下更甚又有好老子而過者引與吾儒並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道家欲申老子於釋氏上謂釋從老出兩家宗旨自不相蒙而反以卑老子老子注百餘家卽

高皇帝嘗爲之注今悉不敢采第以老子本文令讀者涵泳默識不至若射覆滋惑增多口也太史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爲經或以道德分上下或以老子自爲一人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以

列子稱皇帝書任章告魏恒子語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老子引之三教論謂五千文容成說老爲尹談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楊龜山曰老子以自然爲宗謂不作可也朱子曰聃周之史官掌國典籍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然于老子書無所短長皆畧不論昔晉江夏李元著學箴大都明老子非越禮弃學而希無爲之風余與馬大夫俱楚人爲老子疊疊若此詎敢自附楚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

高皇帝二聖人意也

自漢尚黃老而老子書盛重于世往往以老易並稱若嚴遵禽慶鍾繇何晏衛玠阮修殷浩謝琨伏曼容仲長子光高似孫之屬不可勝舉邵子亟稱老子得易體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亦猶易之興于中古也歷世久而更事多其意危其語激第未見所謂與易合者安在東嘉王幼潛讀老子而以其理合于易因用易釋之八十一章皆然然非臆說也蓋本于孔子孔子見老子而歸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貢曰然則人固存乎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遂以孔子聲見老子龍之說莫

侷乎易易卦首乾乾純陽陽德變化故稱龍焉六爻皆變化故稱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至于龍吾不知能大能小能出能沒能明能幽能上能下老子之猶龍也於其書首章知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出有入無無卽有卽無天道也龍德也以潛龍爲首則不能見以見龍爲首則不能潛何者岐有無而言之也惟時見而見時飛而飛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覘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累吾之素動靜無常陰

陽無始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故曰羣龍無首吉言其總龍德而莫知端倪也謂之無則非無謂之有則非有此老子道德之精指與易合者也乾爲天天玄而地黃老子之玄卽乾龍用九乃見天則耳荀子曰老子有見于謁無見于伸劉邵曰老子以無爲道以虛爲德是岐有無爲二豈知老子豈知易豈知天哉論老子合易者不必蔓引惟以易之龍合老之玄而已矣說者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蠍化成之龍知龍之自然則知玄之自然非強合也或曰老子終潛龍也是不然彼其時有孔子在焉老子可以勿用孔子于淵龍曰日可見之行于田龍曰天下文明時舍也舍之而能使天下文明其日可見之行者非時所能舍也此孔子所以比老于龍也此老子之玄所以合于易乾龍也此解老所以用易也

劉子前序

孝昌蔣明府上計京師於道院中得劉子五十五篇購以歸授之剞劂而屬不俊爲之叙按鄭樵通志畧列之儒術云三卷梁劉勰撰無篇目馬端臨經籍考列之道家篇與今合云唐志十卷謂爲勰撰而袁孝政稱劉晝換晝傷已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不知乃謂勰

樊或曰劉歆劉歆標作終不知晝爲何代人往歲叅知
邠人李公嘗刻於吾邑中邑人方伯劉公序之考晝爲
北齊人李鉉魏收同時定爲晝撰明府以其語類文心
雕龍定爲勰撰不佞固莫能決也而獨叙所以行是晝
之指曰自宋諸儒以理學自命直取濂洛關閩與鄒魯
相承而孔孟以後千四百年含經味道之士諸所論著
率擯之餘分閏位不與正統甚者比僭王受誅劉子是
書何足辱宋儒唇吻哉不佞竊以爲非孔孟意也孔子
有言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及門之士魯者愚
者辟者嗛者狂者狷者簡者互鄉闕黨原壤孺悲公山
弗擾佛肸之屬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猶物之在埏埴惟
其所爲如其人有一言之幾於道寧置不錄乎孟氏息
邪說放淫辭號爲嚴峻然而逃楊墨歸儒者斯受之不
欲招入笠之放豚也如其人非楊非墨而不叛於儒寧
弃不省乎世有孔孟而復有異端如楊墨世有明孔孟
之道如宋儒而復有邪說淫辭則火其書人其人夫復
何辭孔孟沒而微言隱大義乖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
晉宋齊梁道術爲天下裂久矣劉子咀英吐華成一家
言其大指不謬于聖人是所謂千里一賢猶比肩百世
而遇猶旦莫也而必屏諸門牆之外無乃已甚乎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大取人爲善
言詢蕩蕩道在糠粃皆是物也彼學一先生之言而賤
賤姝姝自以爲適則誠陋矣儒者將材官羣有總掣千
古而多設隙隧過爲鍵韉至令有一言之幾於道者不
得陳於前何示人不廣也假令劉子生當洙泗時與聞
善誘庶幾脩身通六藝之科矣不佞懼夫執宋儒之見
以求多於是書者而稍爲之張大其說是亦蕩蕩糠粃
云耳閱覽博物之君子或有采焉

劉子後序

劉子者阜城劉晝孔昭作也按北史晝嘗作六合賦自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三六

謂絕倫以示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
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平以示邢子才子子曰賦
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此書談學論政無離經畔道
之失而其文雅馴明暢與史所謂恨不學屬文乃復綴
葺辭藻言甚古拙者不類意非晝筆以爲劉勰勰文心
雕龍校此亦似兩人手謂劉歆劉孝標又不相似黃東
發直云袁孝政爲註疑卽孝政作託名于晝晝名北朝
不甚若非所託也且其註語手筆復不如晝王伯厚取
其謹獨篇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而高彥先謹獨銘
用之又云頽回不以夜浴改容未知所出宋儒言王道

之要在慎獨書先得之宋景濂讀其書至萬人彎弧以
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爲之流涕然而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
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見亢倉子全道篇再見呂覽本
生篇畫閉戶讀書受三禮于李寶鼎習服氏春秋於馬
敬德覽書五千卷於宋世良家宜其書多前人之精蘊
也所撰高才不遇傳及編錄所上書爲帝道又著金箱
壁言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千駟自
負奇才語好矜大舉動不倫見魏收不拜李璵舉以應
詔先告之曰爲國舉才何勞語畫河南王孝瑜召見促
席對飲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徑去不復屈然則魏邢
之鄙其賦或亦以不遜故取忿耶史載畫著述不言有
劉子豈卽帝道壁言之類而後人目之以子耶其夢神
授興俊令身後附幼女鬼語與不屑齊景千駟頓若兩
人何也蔣明府行其書余旣爲序於畫事不詳諸廣文
復以質余因再申其說焉畫書當時不采竟無仕卒於
家去之千餘年而有知己者傳之其言立於後世可謂
不朽彼陳振孫不知畫何代人則陋矣

三忠集序

中丞溫陵郭公撫楚之明年省方觀民設教而表章其

先正以示儀的周有左徒屈原產楚漢有丞相諸葛孔明隱楚宋有少保岳鵬舉開國食邑楚而其人皆以忠死校其遺文都爲一集名之曰三忠公與方伯郭相奎學使者俞汝成文部鄒孚如後先爲之序會行縣持以視不佞子惡得無言不佞覽四序所以明三君子忠甚脩無可復益且夫楚之忠不盡三君子而其文或不傳公之錄三君子不以文而三君子遺文幸至今存則請論文蓋丞相相而將者也後主孱庸嬖臣媚子在左右君德國是一切埋益其身而又徧安之地新集之衆勞戰之兵遏曹孫勃敵於數千里外中間剛柔張弛其

道非一故其文婉而正似其輔幼主溫而確似其拊循疲民簡而嚴肅而整似其率屬周而慎穆然而有深思似其慮敵國外患少保將臣也勇畧英銳所向無前而掣肘於姦相故其文奮揚而有餘勁不謏謏守繩墨似其用兵莊縉而無長語曲而不阿直而不亢似其處權貴左徒職在詞令身不都將相無社稷人民之寄而爲楚肺腑戚國亡與亡國存與存去不可默不可內不能逐讒外不能抗敵能爲諫耳諫而不入計畫無俚憂懼相尋故其文紆迴繁雜若不相蒙牢騷悽愴若不勝情漫衍奇詭若不可方物千載而下論三君子之世而本

原其心按之遺文靡不合者六書法曰中心爲忠言爲
心聲其中心見於文如響荅桴豈夫無病而呻吟無歡
而巧笑者哉三君子修詞立誠行必顧言其揆一也左
徒忠以文掩而丞相少保文以忠掩試取其文並觀之
左徒文出三百篇丞相文出兩京機杼獨運神情自合
至南宋而文體萎弱泛濫極矣封事累數萬言人主乙
其處而不竟讀讀唯恐臥獨少保諸奏劄彙錄有裁制
豈其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得之心而應之手耶三君
子當周漢宋末造成一家言能不以世運隆汙其揆一
也禮有五諫諷爲上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耳左徒以騷諫明道德之廣崇治
亂之條貫宛轉詳盡然而不傷太史公亟稱之矣丞相
託孤寄命總攬中外權有震主威而二表爾雅醇厚如
家人父子按劾李平廖立無溢惡之言少保刺背盟心
誓必破賊其謝講和赦表意壯而語吳未嘗與廟議爭
執班師之後力請解兵柄奉詔應援奏親至蘄黃議攻
郤而還次舒待命高宗謂其不專進退爲得體三君子
不難以死殉國而不以犯顏敢諫取名其揆一也今天
下非若楚迫秦蜀迫魏吳宋迫金有呼吸安危之變也
而一用人一行政言者糜沸公車之牘充棟紋訐摩上

據舉細隱其狀如聚訟如罵坐如狂吠藉第令遭三君子時忿戾不平當復何似莫大於君臣之義對君且然况下此者乎誅其心在博名高以冀異日不可必之富貴而最不肖者或借以蓋其宿負而快其私憾不忠甚矣此夫諛淫邪遁之辭害於政事有識者所亟放距耳文云乎哉中丞公爲是集也匪直勸忠卽以定文衡可也

清閼閣遺稿序

胡元以其俗治天下文學無所施用而租調省簡民生饒樂故士率以布衣終而布衣能致巨富如倪元鎮先

大必山房集

卷之八

序

四

生者其一也

高皇帝驅胡沙漠之外定鼎金陵網羅天下才士吳爲三輔弓旌首及治亂國用重典士有不爲用若爲用者往往於言語文字遶裊先生旣不欲爲明用而又虞不測故取陶元亮書甲子不書義熙例以識故國之思而特癖於好潔以示不可用之迹蓋三吳間才若高季迪富若沈萬三者身不免家見籍而後信先生之明哲自全也故論先生者以其品與畫第一詩次之或曰畫優於品或曰畫爲一藝非創業英雄之主所急故不嫌工而懲于才士詩識矢口信腕意在自晦非其才有所不

足也或曰先生畫寫意取氣韻而已畫家以爲逸品當別傳詩復如是或曰吳爲張士誠竊據張滅於明先生仇張不仇明卽爲明用何減漢留侯故裂張氏聘幣幾不脫虎口或曰先生入明時年已踰六十不堪領職以彼潔癖庖人多髯且憎其穢况能與旃裘比肩立朝故夷使遙望清閤閣膜拜而去元猶不仕無論明矣要之先生爲人與其畫皆類其好潔其詩亦似之先生裔孫程理子錦行其詩介友人王太古屬余序而以先生所作洞石圖爲贄圖做句曲外史筆余閱其手題云外史素不善畫醉中戲作亦便有一種風氣信皆係人品之大必山房集

卷之八

序

望

高下也此語先生殊自負及讀太古序先生詩本性情之實際境界之實不徧悅於不知者之目而深契於真知者之心又謂先生居恒靜室焚香蕭然寡務類王摩詰是真知先生者夫摩詰貴而先生富敵之其不屈於祿山與不屈於士誠同其畫各有勝場其詩則各因其時自成一家言人言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先生亦然生前詩與人以畫掩身後詩與畫以人重然則立身者尚友者於人品宜審所處矣

金壘子序

京兆陳用揚先生家上虞之金壘山因以爲號先生好學博極羣書白首鉛未嘗一日釋去所筆記累數十帙曰山堂隨鈔蓋小說也陶周望司成爲易名金壘子云小說列七略九流中其傳于後所可見者金樓子金華子皆是司成稱名故當而余竊謂先生書非諸子所及也夫十洲洞冥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談仙說鬼違聖門不語之戒其尤不逞者周秦行紀東軒筆錄建隆遺事之類修郤報怨誣詆賢哲爲名教所不容卽世說新語之類佳麗令人色飛而操觚者掇爲菁藻雋永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四十一

令人吻爽而揮塵者資其興致反諸身心鮮所裨益至理學諸儒語錄其名極尊足關衆口而或掇拾陳腐標榜門戶浸淫入西來之指小說如此無惑乎班孟堅之以閭里少知街談巷語之陋見紉也先生自五經諸子二十一史百家遺文千古上下六合內外靡不薈叢參伍據事而察其情因情而度其理語有默契不必已出意有獨裁不必人同而粹然一秉于正明經爲忠臣佐史爲直筆剖是非晰疑信訂訛謬究原委正倫常儲經濟昭鑒戒翼風化展誦而紉繹之較然列眉曠然發蒙凜然服膺充然滿腹矣豈夫駢于辯者累瓦結繩竄心

游向于堅白異同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抑豈拔新
領異誇多鬪捷第爲帳中秘密若杯酒歡譁之助而已
哉先生檢身清白當官亢直歷仕中外踰三十年未嘗
競尺寸之進洽見該聞通天地人曰儒而恂恂若無能
折衷衆論少吹所求屬辭比事而不亂疏通知遠而不誣
有德有言斯亦足徵也已公從孫宇爲上元令惜其傳
播未廣將復授梓人劉安氏曰讀詩書期于通道略物
不期于洪範商頌當漢初經術文學明而未融淮南所
爲鴻烈出衆人手不免龐雜先生斯編通道略物詩書
所稱何以尚焉後代有楊子雲必嘆賞以爲一出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

序
四十三

字直百金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古今律曆考序

陶通明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而近代儒者謂天道遠律曆之學一切置不談藉口禁習天文以文其陋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竊懷怪而諸日者恒言曆有誤子平五星不必中莫知其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適子半之交率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一

今

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此豈細故可以因仍大宗伯韙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士登後予告余亦屏居田間而銓曹謬以余從士登後起家余巡河西士登守關西會行邊過鄜延執手相勞如平生歡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上世以來經史子集凡言曆

者無不講求矣漢唐而下至勝國曆傳於世者無不簡
稽矣每爲余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
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
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
今大統碁實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
不言所測景何地也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
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秋日食
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
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
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

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
足一閏兩策俱存而脩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
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
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
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朞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
二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
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日
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真喟然動
衆心余箚中偶獲有隋書出而訂訛摘謬歷歷如視諸

掌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
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
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
丑者舛不甚乎孟子曰千歲之日至苟求其故可坐而
致不易之理也按之古俟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
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怪迂之變傲人以
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
律不可以爲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
五行各爲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
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溯東南西北景同異夜觀星宿忘
寐達旦自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疊疊不舍貌爲省
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
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
矣顧令絕地天通之儒產于被髮左袵之朝乎國家文
明盛治天所篤祐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括萬象羅
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抉千古未盡之
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當吾世而見其
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真生平最快事故不辭款
啓寡聞而爲之序

某不佞往承乏史館與脩

肅皇帝實錄見鹽山丞王邦直上書言事

世宗善之下所司無以官卑廢言稍爲斟酌施行而其言多譏切時政犯忌諱卒以此拓落終其身亟問丞生平知爲卽墨人起家明經慷慨有大志恥冒詢干進歸而嘆曰孔子自衛返魯正樂使雅頌得所今樂之失其所甚矣討論研索二十餘年而律呂正聲成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恨無從得見去之三十餘年丞里中人少司馬黃公開府朔方赦其遺草鋟之梓蓋公伯父嘗與校讎焉不欲使丞沒沒無聞且負伯父師友之義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四

公

而以授不佞序之凡數乙數讀而後竟其大致具丞自序中有圖有解有制有義有體用有統會有經緯本圖書合先天參畧刻應躔次按之天度中星閏餘五氣八風筮卦縱橫無所不符其要領則以黃鍾三寸九分取閩人李文利之說而糾其左律爲右律之非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兩者殊科而辯諸家以三分合隔八求上生下生損益之數爲律管長短之誤卓識獨悟通靈入微然亦倣呂覽太玄而推明之確然有據至于節容器服八音之制歌曲之調參伍折衷最爲精密非以私臆索之無何有之鄉謬悠荒唐而無端崖也古樂失傳自漢

司馬遷魏杜夔晉荀勗阮孚隋鄭譯唐祖孝孫宋王朴
和峴李照楊傑宋郊司馬光范鎮蔡元定諸君子勞若
鑿空紛若聚訟當年累世不能殫其學于今得王丞而
大樂咸正罔缺少司馬安夏攘夷簫勺羣慝爲行其書
以成一朝未備之典後有作者莫能尚矣朱紫陽論樂
之理載在禮樂記而惜無器數可施丞說具在誠采而
隸太常奏之明堂清廟翁純皦繹洋洋盈耳其于正樂
功可不謂孔子之徒乎魯兩生有言禮樂百年而後興
國家久安長治閱四甲子太和在宇宙中而正聲始出
夫豈偶哉不佞所私幸者束髮登朝侍教于君子久每
言曆差而樂亡卒未有肩筆削作述之任者今老矣以
秦晉之役讀邢使君曆考而爲之序復得序王丞正聲
庶不虛此生不虛此遊耳使君嘗語不佞律與曆相通
而律不可爲曆丞則言曆必由律作安得起丞于九京
而大揚摧之又聞東莞袁茂文著樂書有緒未知與丞
指若何竊願緩須臾死以觀其成也

孔廟禮樂考序

往某承乏督學西秦見孔廟禮樂不備歌工舞佾率以
市人或羽流具員諸生恥與伍稍擇童子中知屬文善
爲容者充之復其身家得輒就學使試凡十三四爲諸

生已爲諸生仍與童子比肩執事于定民秀樂從又疏請于朝下宗伯議郡學備孔廟樂而余尋徙官復遭喪去未竟所欲行迄今念之媿負比讀瞿詹夫先生所爲孔廟禮樂考抑何與經相表裏也其書推明

高皇

世宗易王號稱先師易像以主爲卓越古今大典與夫從祀配享姓名同異位次先後之辨堂室廂廡門泮高卑廣狹之度舞曲歌曲樂器祭器之式釋奠釋菜拜祝灌獻之儀犧牲粢盛醴齊菹羞之品采章節奏多寡豐約之序悉據本聖言揚詔時制質鬼神而無疑揆人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六

今

而允愜矣至論孔子賢于堯舜在以仁爲學術道統而後之議從祀者不得躋重講學空談及隱逸之士漢儒有功孔子不得以宋儒槩抑傳經諸儒宜恕於創始而嚴於嗣響則先生獨得之見世之所不能言不敢言者也禮樂百年後興國家倍之

二聖識其大者與孔子正禮樂同功士人習而不察無論其義難知卽其數白首琴如也先生旁搜遠紹微顯闡幽爲經爲曲廣大悉備當吾世而得見禮樂之全且出自吾楚昏情爽曙手舞足蹈奚啻若目擊蜀郤之禮殿耳聞魯壁之餘響而已哉取先生是編陳之廣廈細

匪隸之春官太常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必有爲孔子徒者任其責矣

韻會小補序

余初入史館學爲詩賦而不習韻客有以黃直翁韻會舉要見遺者曠若發蒙以爲可無遺憾而自病免歸叔弟頗研精六書時舉其中所脫漏相問難余不能對久之兒就外傳而得永嘉方子謙子謙語與叔弟合余乃屬子謙校讎而附益之十年而後竣韻會字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有奇其不收者不啻倍蓰而子謙仍之不已也其言曰是書故名舉要字之要者盡此矣他卽不

收可也獨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義諸書確有可據而韻會不收者補之一字數音云見某韻而某韻失收者補之一字數義義出某書有據者補之有義而無出者仍之一字而一音者別爲獨音其字先後之序一準韻會其音則以本音爲主而餘音以平上去入爲序附之其義則以本義爲主而餘義附之此二凡者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有訛誤則闕之開卷而縷析庀分溯源究委無復疑滯其於韻會豈小補之哉而子謙時慊然曰音義散見羣書者存什一於千百不佞一手一足之力固難辦也自余有遺憾於韻會嘗欲悉購海內

金石刻與人所未見之書輯之爲六書會通首具體自
籀篆而下凡諸家書法有纖微不同者模臨畢備次別
音次釋義則倣韻會又次紀事則倣韻府羣玉唐以前
不得遺唐以後不得羸也子謙笑曰君如何次道志大
宇宙勇邁終古矣人不能得數千戶郡而次道圖作佛
不佞不能小補韻會而君顧更欲加其上耶不佞爲此
舉若愚公之移山然恃夫後有無窮之子孫耳余亦謂
子謙世譏王右軍不識字偏旁而書名絕代不少損子
雅善臨池安事此子謙曰文字之興原於八卦重之爲
六十四而彖象爻繫卜筮之用不可勝窮擬議變化存
乎神明然而竒耦剛柔之理吉凶悔吝之兆必不易也
六書猶是也禮曰作者聖述者明蜀孟昶作書林韻會
黃述爲舉要且未盡善不佞不敢任述而況作乎君第
爲序小補之意如其大者以俟善作善述之君子

又

方子謙補韻會十可二三而余爲之序海內人士迫欲
得成書會余起家入蜀已入越已謫壽春子謙皆從舟
車萬里不得多齎書獨三禮爾雅毛詩摺摭頗詳其次
爲春秋三傳十可四五有所增益竄定輒筆之書四隅
皆滿幾不可識周思皇見而謀曰此非定本蓋草也與

其爲一人草何若爲衆人草請先梓之以傳使人人爲
校誤人人爲拾遺何所不可夫鄭國之爲命也裨謀首
草創不自諱其短而後討論脩飾潤色者各出所長以
相成是書也非一家一國之書也作者亦非欲以自有
餘也良工不示人朴無乃有市心乎先生固善子謙言
愚公移山以俟無窮之子孫竊意愚公子孫易窮耳人
孰無子孫愚公而人俟之其爲無窮莫大焉荆人失弓
荆人得之孔子曰去其荆而可矣得失人所時有也何
嫌何疑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爲先生計無便

此者余未敢諾適思皇拜建陽令建陽故書肆婦人女
子咸工削刷思皇沾沾自喜是書之行信有時乎抑天
欲踐吾言也敢固以請余爲之撫卷三嘆昔陸澄語王
儉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縈念公少卽執掌王
事雖一覽便諳然卷帙未必勝僕後徵事果屈于澄賈
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李琰之每休暇惟閉門讀書
吾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快是以搜討欲罷
不能余旣登第始知讀書而不能多購書不五六年遂
補外吏蹉跎迄今老矣幼不強記老復善忘過難字以
爲喜思誤書而成適寧復能作舊時態耶是書歷十許

年譬如爲山覆土一簣又不忍棄之思皇言是或一道也
也因以相付而具述本情如此不敢援古人解嘲以諗
觀者知余深自訟耳

廣廣文選序

文之有總集也自晉摯虞始虞以爲建安之後衆家集
日滋廣覽者憚勞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爲文
章流別繼虞而作者有集林集苑集鈔集畧文苑而後
昭明文選出焉類三十有七爲卷三十與昭明同時復
有詞林文海而獨文選傳迄今不衰則以選故其可以
選而選所無可以無選而選所有人各執意見爲去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

今

而陳同甫補遺劉介夫廣選出焉遺不盡補選不盡廣
而周君衡廣廣文選出焉同甫目財十有五以詔令奏
疏列詩賦前其評騭大義率出於文之外介夫所廣有
璽書有賜書有策有敕有諭有疏有封事有議有對策
有問有記有傳有說有哀詞有祝文有雜文其于馬班
范陳四史間采一二傳則因昭明史論史述贊而廣之
者也鬻管莊列荀韓呂覽鴻烈左氏春秋傳國語有成
書矣而或采其一二篇則又因史傳而廣之者也昭明
序有戒有誓有符有篇而中缺焉君衡增四日因昭明
而廣之者也篇所采墨晏孫商賈陸以逮魏劉諸子因

介夫而廣之者也有誥有赦文有移有章有訓有體有
譏有解大段不殊眉目小別因其名而廣之者也有辭
有繇辭目同昭明而體則異因其目而廣之者也昭明
難附于檄移文附于書介夫自序合于序今皆折之亦
因其名而廣之者也史志詔令不錄以爲不勝廣也其
例十有四其卷二十有四自伊耆氏以逮于隋而止隋
以下不錄以爲不必廣也蓋宋人求多于昭明者評選
爲拙陋而同甫之說狎出選幾於不振余竊不謂其然
昭明所選者文耳文之外爲人文之內爲事其是非美
惡固所不論彼補者與廣者其人寧盡美而無惡其事

寧盡是而非而何責於昭明如以文而已矣夫安得
無廣也成周盛時和之弓兌之戈垂之竹矢胤之舞衣
與河圖大訓並陳東西序今所哀卽不敢儷河圖大訓
不猶愈于舞衣弓矢乎夫安得無廣也孔子刪詩爲三
百篇唐棣素絢之句復采而載之論語昭明所選寧渠
比于孔子所刪而謂無復可收者乎夫安得無廣也隋
牛弘謂孔子後文字有五厄其四在昭明前爲秦爲莽
爲漢末爲東晉昭明之後六厄弘所見者一所未見者
五爲湘東爲隋煬爲安史爲黃巢爲女真爲蒙古古文
幾盡矣後之六厄甚於前四厄四厄之所遺幸而選於

昭明其不選者經六厄又幸而存于今使昭明在當亟
收之夫安得無廣也按梁書昭明傳嘗撰古今典誥文
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業
以選稱矣選之外復有二集無亦廣選所未備乎陳劉
兩家所集又寧無與二集相出入者乎原昭明之意引
而伸之夫安得無廣也歷代藏書之富其在昭明先後
相及可考見者宋謝靈運四千卷有奇齊王亮謝朓一
萬八千有奇梁湘東七萬有奇隋嘉則殿唐弘文館或
至二三十萬後人疑其虛妄大都六朝著作居十之六
七或有重複猥雜而釋老之書復屢其中約以二萬卷

爲準此總集之體在四部中第十之一耳此十之一者
于今所存第百之一耳今之視六朝猶昭明時之視三
代兩漢也六朝所不忍遺而況三代兩漢片言隻字留
在人間其可棄乎夫安得無廣也國家文命敷于四海
垂三百年而石渠金匱所儲圖史竹素較前代秬文志
不無小遜君衡轍還天下非朝夕矣上之秘閣中之鄴
架下之名山遠之金石幽之冢藏蠹食煨燼之餘靡所
不漁獵探討而始就此茶陵大庾因是以檢括參合而
瑕瑜不至相掩豈惟二氏卽昭明復起必無畫蛇足之
嫌豈惟昭明因是以彰國家好古右文之盛度越蕭梁

豈惟今茲千百世而下博雅之士坐而見千百世之上
其有功詞林宏遠矣是書也所重在廣不在選君衡版
行嶺南與哲兄學士各爲序其文軼昭明而上俱垂不
朽余旣卒業曠若醢鷄之發覆也而以是語申之附驥
之幸終不勝續貂之媿矣

楚辭集註序

楚三閭大夫屈平所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
漁父大招而宋玉漢賈誼淮南王安東方朔嚴忌王褒
劉向皆擬之其始爲傳今不傳者安也其尊離騷爲經
而以後人所作人非楚而辭則楚辭非楚而指則楚附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又十二

△

之爲十六卷別稱楚辭者向也其爲章句不傳者班固
賈逵也爲之註而以已作九思附之者王逸也得蘇子
瞻洪玉父諸本爲補註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及歐陽
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補遺者洪興祖也續楚辭自宋
玉以下至宋朝爲變離騷而篇第頗改易者晁補之也
采王洪晁三家爲集註又差擇去取其所錄名楚辭後
語附以辨證者朱子也自朱子註行而諸說幾欲廢矣
蓋嘗聞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而楚乃有騷屈氏爲
騷時江漢皆楚地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諸詩已列

十五國之先風雅旣變而楚狂接輿滄浪孺子之歌入

孔子聽聞其歌楚聲體又稍變于詩未若十五國風陳太史經聖人筆削也屈本詩義爲騷世號楚辭不正名爲賦後語所收荀卿諸賦成相侷詩與賦與騷與詩諸體雜糅卿楚人得無楚之習然耶則謂騷爲楚風可也惜不及仲尼之時不見采耳考之朱子以三閭志行或過中庸不可爲法而皆出于忠君愛國誠心其辭旨雖跌宕怪神怨懟激發不可爲訓而皆生于縉綬惻怛不能已之至意又曰楚辭之寄意男女寓情草木以極遊觀之適爲變風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爲變雅語冥昏而越禮據怨憤而失中爲風雅再變述祀

神歌舞之盛則幾於頌而其變爲甚賦則離騷經首章之云比則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辭如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詩興多而比賦少騷興少而比賦多又曰屈氏不怨君諸家解成怨至以山鬼爲君大失其旨辭本平易而後人學者艱深都不可曉三閭地下忠魂心服知已矣朱子之先司馬遷稱其志潔行廉與日月爭光而以好色不淫怨誹不亂兼國風小雅之美漢宣帝以爲皆合經術楊子雲亦言體同詩雅章子厚以離騷本國風九歌本大雅九辨本小雅黃魯直歎息其妙解文章之味豈不信哉王逸云楚人高其行義

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文心雕龍謂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張華論韻以陸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隋有僧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至唐傳楚辭者皆祖其音則表章宜莫如楚人而其人鮮矣楊侍御脩齡楚人也行楚辭而屬余爲序余亦楚人也豈敢作張楚語惟折衷於朱子之論如此朱子之論論其所以辭也余第就其辭論今夫詩三百篇無一字不文無一語無法會叢諸家之長修飾潤色之耳騷出于詩而衍于詩以一人之手創千古之業若總雜無倫而脈絡經緯自具若蟬連不已而醞藉囊括自遠微婉雋永

使人吟咀餘味殆不忍置悽歎緊綵使人情事欲絕涕泣橫集富麗廣博使人望洋自歎無測邊際環琦卓詭使人驚心動魄未可直視嚴整高華使人肅然起敬正襟拱立兩漢六代三唐諸人得其章法句法字法遂臻妙境奪勝場如詩三百篇後有作者卒莫出其範圍劉勰所謂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竒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豈不信哉或曰註有異同卽朱子不必盡諧衆心余曰年祀綿邈載籍闕軼六經訓故尚爾人持一意見何疑于楚辭梁昭明文選離騷卜居漁父之外

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尚未盡當而況于註乎且也
汨羅之死自司馬遷賈誼揚雄傳述已久漢去屈子時
未遠語或不誣而林應辰比誦浮海居夷之意卽騷言
道崑崙遵赤水至西極陟陞皇寓言也異同之論安得
齊一要以朱子學識其于大義微言思過半矣

詩宿序

劉藩伯惟衡嘗分古選唐詩各從其類而傳行之以爲
未集大成也益采周秦漢魏六朝三唐之詩聲調雅正
意興婉至體裁特出變化入神者區別差次其部二十
有八爲天文時令地理帝德居宇官閨朝省郊廟軍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四

今

應制神情宴遊寄贈酬和行邁餞送留別契闊悲弔天
冶俠少隱逸釋道音樂器物昆蟲草木部之中復有類
焉其目一百六十有二其所以羣分類聚之凡有七按
部之數適與二十八宿合因名之曰詩宿云不佞卒業
而嘆其有功於詩者三昔者孔子語小子何莫學夫詩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後人爲詩者詠物徵事以多
爲貴苦夫博聞強記之難也則類書興焉皇覽而降其
製寢盛華林脩文之所纂緝虞徐歐陽之所會萃可以
爲詩材而不可以爲詩法惟衡非詩不入類卽樂府選
詩如十九首之屬必折而載之類有可互見者就其所

重朝省之訓和則屬朝省釋道之贈遺則屬釋道于以鳩庀詩材如取如攜而法則自具功一矣近代爲品彙者詳於格爲雅音編者詳於韻而無關於類爲唐詩類苑者詳於類而筆削未遑爲唐雅者亦有類矣而事多應制未盡風人之旨又僅李唐一朝爲詩所者詳於類體而非類事又訖六朝不及唐惟衡合而類之上下古今質文殊尚師承殊派考鏡折衷最爲簡要功二矣晉以前詩直述胷臆不必肖象於物取證於事而後人卽以其詩爲物爲事六朝以下詩無事無物者鮮而詩之趣亦因以病惟衡于陳隋以上詩體不甚別者都稱古

詩惟以時代爲序至唐則因題分類因時分人因詩分體使學者知詠物徵事所昉起視時爲升降視人爲妍醜或損益古而善或模擬古而失或師古而若非古或不師古而自爲古可因可革如指諸掌功三矣惟衡弱年博學多通舉進士高第愈肆力文章百家之書無所不窺而尤覃精於詩筮仕令稷山與其邑人梁理夫立夫兄弟言詩曰有妙悟精詣雖簿領委積軍旅助勦校讎討論不釋於手茲編義例獨創而師友切磋受益不少計費三十年心力殺青斯竟豈夫尋聲逐響蠡測筐舉之智可論哉今之學者溺于所聞卽論詩知有唐而

已自北海馮汝言作詩紀而人識唐詩所由來自惟衡作詩宿而人識唐詩與古所由異兩人有功詩學甚大且皆山東人班孟堅傳儒林有齊詩魯詩學司馬子長謂齊魯於文學天性詎不信夫

詩源辯體序

三十年中余兩度澄江不聞其邑有許伯清者隱而好學未及從遊而伯清雅知有余余友吳伯乾亦不識伯清何狀遙聞聲而相慕也一日伯清介其友袁爾振貽書伯乾俾屬余爲詩源辯體序蓋以詩三百篇而下漢魏六朝唐五季其源流可尋正變可考也鍾嶸述源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五

今

而謬高棟序正變而淆上下數千年統論之以三百篇爲源魏六朝唐人爲流至元和而其派互分析論之古詩以漢魏爲正太康元嘉永明爲變至梁陳而古詩亡律詩以初盛唐爲正大曆元和開成爲變至唐末而敝名氏可考者一百某十人詩三千某百某十首博采前人評詩標其當者辯其失者七百某十則積二十年十易草而後成意良勤矣凡說詩之指有二謂今必不同於古非古不可爲詩則三百篇多明聖所述作而閭巷田野婦人女子語奚以並列也謂古必不能爲今卽今而詩自足則十五國之風閭巷田野婦人女子語奚以

必潤色而後被之管絃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
文定謂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
適當雅亡之後呂成公謂指孔子筆削春秋之時非謂
春秋之所始也詩旣亡則人情不正於禮義而天下無
公好惡春秋可無作乎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情性
古今人無二安得亡故河汾有續經而朱子譏之曹劉
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斨之訓是則然矣然三百篇如
桑間濮上舜則安在孔子何以不刪劉迅說詩三千言
言詩者尚之取房中樂至臨春少年子之類以擬雅取
巴俞歌至淡容娘之類以擬風夫亦河汾氏意耳源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六

今

必爲流正之必爲變流可以遡源變可以反正天運人
事往過來續者也無論後代卽三百篇而源流正變已
自區別矣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詩是
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詩是也風之變也
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偷邶鄘曹
鄘四小弱國而國風以之始終邶鄘自別於衛諸侯無
統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有如曹鄘然君子以
爲二南可復之會世無周公其誰正之故以豳風終篇
觀三百篇之正變而詩之源流恣可知已或曰文繁簡
視世文質亦不必然商質而周文周頌簡而商頌繁惟

魯頌繁與商同文不可以一體裁由漢魏而至五季詩之繁滋甚所爲源流正變不在是伯清此編繼劉王而述之自有取爾也其說云何孔門惟子貢子夏告往知來可與言詩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伯清集諸家說破除偏見庶幾孔孟遺法他日見與之賓主極論數番當更有起予于言外者矣

選詩補序

六朝選詩者梁昭明文選徐孝穆玉臺新詠評詩者劉彥和文心雕龍鍾仲偉詩品玉臺輯閨情一體殊傷大雅劉鍾揚挖當矣不載全什惟昭明所選裁鑿精美其

大沁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七

今

評論不少槩見要以俟後人自悟而今劉憲使敬甫顧小侯所建始爲補若干篇蓋自六朝以前名家吟詠賴昭明之選迄今不絕而宋人求多于選者至目之拙陋則補所繇作也梁書言昭明輯古今五言詩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意必富于文選所載卽兩公所補當具在而其書不傳矣然竊聞之詩以道性情性情好尚辟諸草木區以別矣發而爲詩各得其性之所近天籟萬竅紛然不齊詩成而選亦各就其情之所好非可強同也今人無論古之鴻生鉅儒如王文中子稱顏延之王儉任昉而不取宣城康樂文通明遠李供奉絕愛宣城

杜工部極賞開府蘇端明酷喜靖節而子美恨其枯槁
蘇李河梁子瞻且致疑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
性情好尚之殊也孔子刪詩定爲三百篇而素絲棠棣
之語復稱引之以垂訓來學三百篇而後夫安得謂昭
明所選之外更無詩哉昭明之選有功於詩而兩公之
補有功昭明有可補則有可刪不任刪而任補何居上
以尊孔子下以全昭明厚道也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
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兩公之謂矣

唐詩紀序

始黃清父紀初唐詩四十卷無何病卒而俞公臨竟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八

七

事益之爲六十卷則又以爲未盡一代之業乃倣高廷
禮品彙馮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萬某千某百某有
奇人千三百有奇名氏若詩缺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
神鬼之類爲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序本事采評論
訂疑誤裨官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遺無所不攬摭合
之得某百卷數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聲音之道
與政通世隆則從而隆世汗則從而汗三百篇不可勝
原第言成周周以勤儉肇基其詩爲邠愿而厚詳而中
於人情文王文明柔順化行汝墳江漢其詩爲周南召
南婉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

周道其詩爲雅頌和而正華而實晏然而有深思東周
王迹熄其詩爲變風雅若板蕩怒而黍離哀去先民遠
矣上下千年汗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
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
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
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
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
宗能大振雅道卽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僕遼詩宜
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
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十九

今

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
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
之機在下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
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
朝之舊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
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
選詩眉目小別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
夔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
古殊矣先王辯論官才勸善懲惡于詩焉資其極至于
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董董可數他皆太

史所采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氏述
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吊問遺遂
以充筐篚餼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
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肖古
十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
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
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
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
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
來者絕句不必長才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亦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二十

今

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卽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
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
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人大
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日以漢魏況三百乎
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
詩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
加於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
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
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卽事對物情與景合
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青唐詩如是止爾事物

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游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戍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沉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模擬勤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公臨繼三君子會萃斯編如善相馬者雖千乘萬騎良駑可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二十一

今

觸目而辨儻以不佞言能窺一斑否贊公臨而校讎劄刷者新安吳琯雅能詩

唐詩類苑序

雲間張玄超取唐初盛中晚諸家詩以歐陽率更藝文類聚目析之爲唐詩類苑凡某百卷無所得劄刷費武林卓徵甫先版行初盛諸家百卷而王元美汪伯玉屠長卿李季常及徵甫各爲序藝林以不睹全書爲憾垂二十年梁谿曹光祿伯安出而任之而嶺南趙葆初爲錫山令助成事焉唐三百年詩備在斯矣蓋聞之先進言詩者總諸詩之體而論以詠物爲傷體就一詩之體

而論以使事爲傷體是苑也爲詠物使事設耳如詩道何夫詩三百篇何者非事何者非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孔子固有定論矣然當是時詩體與今異試取易之卦彖爻象書之典謨訓誥與詩之風雅頌而並觀之其相別幾何故詠物使事累用之而無嫌至漢魏六朝而後詩始有篇皆五言者始有篇皆七言者漢魏古詩以不使事爲貴非漢魏之優於三百篇也體故然也六朝詩律體已具而律法未嚴不偶之句與不諧之韻往往而是至唐而句必偶韻必諧法嚴矣又益之排律則勢不得不使事非唐之能超漢魏六朝而爲三百篇也體

故然也使事善者必雅必工必自然不則反是而詩受傷矣詩使事者篇不必句有事句不必字有事其傷詩差小詠物者篇不得有無事之句句不得多無事之字其傷詩滋大故詩詠物而善使事爲尤難非近體之難於古選也體故然也使事而爲古選譬之金屑不可入目其可以極命庶物百出不窮者排律耳七言古次之五七言律次之體故然也唐之律嚴於六朝而能用六朝之所長初盛時得之故擅美千古中晚之律自在而犯六朝之所短雅變而爲俗工變而爲率自然變而爲強造詩道陵遲于斯爲極好古之士遂爲之厲禁曰無

讀唐以後書無闕大曆以下詩玄超之爲苑也始終唐
一代又漫然無所簡擇是誠何心哉其詠物同其使事
同以時求之而唐詩與時高下若妍媸也以類求之而
唐人才識高下若蒼素也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
之存乎其人耳不然而第以供詠物使事之用則率更
類聚外若虞之鈔徐之記白之帖綽有餘裕而何以類
必取詩詩必取唐也烏喙殺人而醫以之起疾錫可養
老而盜以之粘門牡知我罪我惟余言矣若乃揚扆今
古造作者以爲程弇州諸君子之論炳如也

詩雋類函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二十三

今

始友人俞羨長以張玄超所爲唐詩類苑屬余序余謂
其漫無銓擇蓋自苑之體宜然非貶辭也其人意不憚
而羨長亟善余論退而作詩雋余度其名義或就苑中
詩詮擇之已耳久之告成則上古三代兩漢六朝以及
唐三千年具在矣是時齊人劉惟衡作詩宿體與羨長
畧同宿類二十有八而雋三十有六宿部中分類一百
六十有二而雋七百七十有奇宿所取第詩而雋旁及
謠諺之屬宿之凡七而雋之凡十索之彌廣而簡之彌
精析之彌詳而合之彌確其類詩不能多者卽不盡佳
不汰其類詩多而不盡佳者爲之鉤纂不盡錄唐人中

晚之篇刪者亦幾半蓋羨長嘗作唐類函矣會萃唐人五類書而成意專比事雖詩文亦事也雋意專屬辭而以詠物物皆備以徵事事皆備以爲詩詩體皆備筆者可法削者可鑒譬之於室類庀材具雋則繩墨規矩譬之於醫類儲藥物雋則方脉服食二書相爲用而相成不可無一者也其有功於詩爲大試據一目以評詩事同物同興致同而出乎唐之上及唐一代前後文質繁簡如明鏡別妍醜矣今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有唐詩唐之所以自爲唐而不媿古所以自爲唐而不及古所以自爲唐而初盛中晚區別雋實悉之人而不言詩學詩

也則可人而必言詩學詩夫雋焉可廢哉且雋亦難言矣非博物多聞則美芹子食二韭而偏頗至嗜茹啗蛆臭非品藻鑒裁則飽蟊螟吞藻豆魚乙鱉醜雜進而藉口燔黍煨豚爲反古非涵泳融浹則塵飯塗羹餽飢宿腐過屠門而大嚼其爲詩病不旣多乎焦弱侯顧泰初兩太史秣苑宗工也焦之言曰文選類聚初學記爲前茅雋爲後勁詩紀英華爲羸師百萬雋爲精騎三千顧之言曰登納菁英滌盪蕪穢抽思染翰畢與題博毋汎濫域外以開後世擘緩澶漫之門嘉獎是書幾於隻字千金羨長以余與聞發端使續貂二太史後因畧序本

指如此云自頃秘書往往間出而苦於無劖劂費傳布不廣羨長殺青時好事者有所資助每被以訂校之名余兩兒乳臭亦點其中近自江南遠逮關中塞上欣然趨附以成好古右文之風此事可並紀也

顧李批評唐音序

楊伯謙輯唐音自以爲超於河岳英靈中興間氣極玄又玄鼓吹才調諸集洪曾趙周諸家至明而顧司空華玉取而評騭之自以爲用力功程在焉又言成化時李文正與羅謝潘陸諸公始爲律體有中唐風弘治時儲文懿公分唐音始正中晚之格而趙與璘宗之已有爲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二十五

今

六朝詩爲杜詩者而何徐康顧薛蔣諸公繼起明音遂與唐等蓋嘗一行於大梁再行於襄陽而是編則李獻吉先生就華玉公所行襄陽本而加評騭者也其是非華玉與伯謙合者十七八獻吉與華玉不合者十一二然獨詳於前五卷耳書藏新安程自邑家而潘左之購得之左之嘗取獻吉所評孟襄陽詩付之梓復得此與其族父景升謀將以公之人人而屬序不佞不佞按襄陽本行于嘉靖辛丑是時獻吉修文地下十餘年而華玉序所云爲杜詩者則指獻吉其與獻吉並列諸公是時惟顏隨州尚修興都志與華玉共事獻吉家大梁意

所評乃初得大梁本而後人以襄陽本倣而書之要非
獻吉不能爲此評也蓋今之稱詩者雖黃口小兒皆言
唐而不得唐人所從入皆知唐有初盛中晚而不知其
所由分卽獻吉于唐有復古功而其心力所用法戒所
在問之無以對也模擬剽剝惡道全出而新進好奇之
士左袒晚唐以降若曰目前景口次語卽詩家絕妙詞
耳嗟乎三百篇詩自雅頌而外國風多出於市井田野
庸人婦孺之口其始豈能妍美文雅若是當世采之者
奏之者後人筆之削之者修飾潤色用功多矣自漢以
來諸儒遞相注疏而後能通其義夫詩豈易言哉而專
以淺俗易曉苟且易就爲正鵠也今觀是編而唐人之
所從入與其格之分初盛中晚獻吉之所以能爲唐詩
與其不盡合於唐者其大致可窺也已嗟乎唐一代之
音中晚入伯謙選者旣少而華玉獻吉於初盛諸家亦
多所雌黃彼其所不入選所雌黃視夫淺俗易曉苟且
易就者美惡固已懸殊而顧欲以爲正鵠等而上之譬
之偃而升高指其頂者彌衆祗自黜耳左之之亟行是
編也其有功於詩弘矣

李杜分體全集序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彞著名文苑最蚤

其於供奉工部二家討論最精蓋垂二十年二家分體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年古賦及雜文如之其體則古近律絕各以類從而刪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黜之其確爲二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自注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筆則筆之可削則削之校讎諱澁幾無纖微憾而要領莫重於分體矣蓋論二家詩者楊誠齋以李爲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爲聖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嘗有待者也允矣而體未分也王弼州以李

五七言絕爲神七言歌行爲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爲神七言律爲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主所宗所貴體分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彛以李好稱古於近體若不屑而於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而象貌色澤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迭蕩杜趨雅故沉鬱卽弇州亦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絕第就歌行一端論而少彛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體備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以得之成體者則本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

是以學李學杜往往失之少彛爲之分體直指其本於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爲李可以爲杜可以兼爲李杜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兼爲風雅可以自爲聖可以自爲神不至爲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其于詩道豈小補哉是說也少彛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興寄深遠五言不如四言至七言靡矣況束聲調若俳優乎杜以王楊盧駱當時體劣於漢魏恐作齊梁後塵別裁之而親風雅夫李杜學詩必本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學李杜少彛見及此宜其詩接武嗣響李杜也同叅訂者姚承孟同劖劂者從子伯臨皆名下士少彛別撰賦紀自東周迄隋季累百卷意不欲一人一字遺軼未卽行詞林日日以冀矣

李杜五言律詩辨註序

汪玉卿爲李律辨杜律注幾十萬言皆五言律也杜注所詮次後先辨晰是非不捨人牙後慧而自序其辨李之指以爲後人謂太白偏才長於古不長於律所選李律僅七十餘首有味乎嚴滄浪之論詩也有古律有今律於是蒐簡李五言詩共得一百五十篇合今律者爲正律合古律者爲變律李才宏肆而學淵博意在復古故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其於律不喜作非不能

也此論誠獨得之見實有所自來蓋唐以前詩之體一第有三四五七雜言與其篇句長短參差不齊而已唐以後古體近體始分是以唐前詩凡稱律者以諧韻爲律唐後詩凡稱律者以偶字偶句爲律先正嘗言靚閔旣多受侮不少衛風字句自有偶而不始衛也遠者商頌如赫聲濯靈松栴旅楹字何嘗不偶如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則兩章句若相偶但不若唐人皆五七言且四聲相間耳又進之唐虞賡歌二篇元首股肱亦是偶字而兩歌句亦自相偶舜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所謂律在諧韻不在偶字與句也蓋物固

無無偶者太極不能無兩儀四象八卦重而至於六十四孰非對待詩律由諧韻而爲偶字偶句夫亦必至之數乎六代以降有律賦而四六文體日繁唐詩有定律而律詩用日繁幾不知古選爲何物青蓮律不盡以偶字偶句有三百篇賡歌之思焉彼謂七言靡矣束縛聲律類於俳優卽五言亦不若四言誠傷夫詩律之愈趨愈下也其律八句中或僅兩句爲偶而四聲不必相間如詩拗體唐人固多有之不可勝舉惟青蓮百首中參半耳玉卿分律爲變正有正而後有變變所以濟正也用力勤苦越數十年所自爲詩殊有兩家風範詳方司

徒許文穆序中杜註張吟壇之鵠余不具論而專申李
辨以玉卿苦心在是云是編也行玉卿與李杜並傳矣
宋元詩序

詩自三百篇至於唐而體無不備矣宋元人不能別爲
體而所用體又止唐人則其遜于唐也故宜明興詩求
之唐以前漢魏六朝唐以後元和大曆變騷窺三百篇
堂奧遂厭薄宋元人不復省覽頃日二三大家王元美
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諸君以爲有一代之才卽有一
代之詩何可廢也稍爲摘取評目而友人潘訥叔蒐葺
世所不甚傳者數十家問序于余余爲童子受詩治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五十九

今

子業其義訓詁其文俳偶無關詩道比長而爲詩亦沿
習尚不以宋元詩萬目久之悟其非也請折衷于孔子
古之詩卽古之樂孔子自衛返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其人皆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君子之倫其事皆宗
廟朝廷經文緯武之業可無置議至于十五國風其人
或農漁樵牧戍卒獵徒候人伶官棄婦怨女妾媵之賤
淫奔之偶其事或置兔包廬從狼載犬倩笑美盼贈藥
貽椒桑中濮上婆娑挑鬪之行悉以施五音六律而列
國聘使往往賦之言志以宋元人道宋元事卽不敢望
雅頌於十五國風者寧無一二合耶魯備六代樂季札

所觀若鄭若陳若鄧若曹與雅頌並奏其來已久孔子豈不知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而悉收之聲音道與政通審聲知音審音知樂審樂知政而治道備矣宋詩有宋風焉元詩有元風焉采風陳詩而政事學術好尚習俗升降汗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詩者亦孔子錄十五國風之指也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詩歌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而宋元詩不得比於夷樂嘻其甚矣此猶論於詩之外也就詩而論聞之詩家云宋人調多舛頗能縱橫元人調差醇覺傷局促宋似蒼老

而實粗鹵元似秀俊而實淺俗宋好創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擬而失之庸宋專用意而廢調元專務華而離實宋元人何嘗不學唐或合之或倍之譬之捧心而顰在西施則增妍在他人則益醜譬之相馬在伯樂得其神則不論驪黃牝牡在其子按圖則失之蟾蜍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安知今學唐者不若宋元者哉合可爲式倍可爲鑿精而擇之慎而從之如鑄金然黑濁黃白青白之氣竭而青氣次焉臬氏以爲量聲中黃鍾之宮何宋元人之不必爲唐雖以進于六朝漢魏三百篇可也設令小給之才一曲之見涉獵之學喜其易與曰詩何難

作信口任腕不煩勞力苦思而得是編也無乃作法於
涼乎知非詎叔意矣

皇明律範序

胡元瑞孝廉輯錄本朝五七言近體詩爲律範而文學
茅厚之校之徹侯王世叔行之屬不佞序之不佞未可
與言詩也嘗竊聞諸先正之論詩矣詩之有五七言律
也猶刑之有律例也一成而不可變猶樂之有律呂也
一不調而不可爲樂積字成句積句成篇非才不運而
才不得過騁非思不深而思不得過苦非學不瞻而學
不得過用非氣不暢而氣不得過奮首尾項腹開闔抑

揚虛實緩急各有定則而不得露迹風神骨力趣味色
象音響脉絡各有妙合而不得襲取穠麗平澹雅馴奇
崛簡潔縟靡各有至境而不得綺重繇風雅頌以來爲
樂府爲古選爲歌行絕句能事畢矣而律始出五之爲
四七言七之爲五十六言而止未嘗不沿于樂府古選
歌行絕句而實不相似以其體晚出而與諸體分道而
馳勝負爭于片言美惡懸于隻字諸體伸縮由人而律
則爲體所束縛故詩不易工者莫如律其格局整而無
冗長比偶切而無濼漫寡識者視之爲填詞小令之技
趨時者等之爲駢四儷六之文投贈餞送一切用近體

其用愈繁而其體愈壞援引故實點綴姓名附會品地
不牽合則拘謏不腐敗則濫冗故爲詩病者莫如律三
百篇後千有餘年而唐以律盛垂八百餘年而明紹之
黜宋元於餘分閏位而莫敢抗衡所貴乎明者謂其去
唐遠而能爲唐也唐詩諸體不逮古而律體以創始獨
盛盡善盡美無毫髮憾明律乃能儷之所貴乎明者謂
其能以盛繼盛也唐律詩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篇以百
計入選十不能一中晚滔滔信腕遂不堪覆瓿矣明諸
大家陶冶澄汰錯綜變化人能所極宛若天造篇有萬
斛之泉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其富累卷盈帙

使人應接不暇所貴乎明者謂其出于唐而盛于唐也
初唐律寔盛迨盛唐而律盛極矣曾幾何時中不若盛
晚不若中明洪永之際律得唐之中成化以前律得唐
之晚弘正之際律得唐中盛之間嘉隆之際律得唐初
盛之間所貴乎明者謂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合諸體
而論之律爲難析律體而論之七言爲難唐五言律自
初及中得一長以成一家者甚衆至于七言初則體未
嚴中則格已降雖當盛時合作者鮮而明律七言較五
言殆有過之所貴乎明者謂其兼唐之所盛而擅唐之
所難也世道汙隆詩與之相盛衰而盛衰之機自相倚

伏聞元諸公遺詩具在其中一二語業已逗漏中晚矣
人情便于趨下而憚于革故是以盛者向衰易而衰者
返盛難明自七子沒而後進好事者開中晚之釁浸淫
于人心而莫之底止元瑞有憂之而後是編作焉律之
名範也有以也元瑞著詩藪矣揚扞今古廩廩三尺不
少假借就律體一端唐與明中鵠者能幾何今所收嘉
隆慶曆詩倍于累朝夏璜明月瑕類不掩武庫兵仗利
鈍雜廁何也春秋見聞異辭尊親從諱雖不虛美善善
必長律之多采近代也有以也不取詩藪並觀而欲以
是律爲天下後世範以是範躋明于唐之上不佞誠不
知詩恐失元瑞指矣

唐類函序

往余取藝文類聚初學記割裂而綴緝之以便省覽時
北堂書鈔無所得寫本白孔六帖財一部不忍割友人
俞羨長見之曰吾當函四爲一余甚壯其志而設以身
處地殆不易成漢鄭氏箋疏諸經彼此互証包併融洽
彼自少迨老無日不刳心焉士少年爲舉子業所束縛
不得染指他書比長而後從事業已晚或力不能購書
傭書能矣或不得暇日暇矣當其丹鉛時或有他語相
問答他事相應酬卽不無遺忘錯誤如劉炫左畫圓右

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車向舉無失者一代有幾人耶
故莫難於著書著書莫難於類書類書之人一而讀吾
類者無萬數以一人之聞見而使無萬數人皆以爲允
此必無之事也是以詞人才子名溢縹囊飛文染翰卷
盈緗帙而于類書率未嘗置力近代饒爲之者無如新
都弁山楊雜纂近百種王自卮言宛委餘編外終不敢
繼歐虞徐白而成一大統類寧爲周弘武巧于用短不
爲杜方叔拙于用長也余之難羨長以此羨長旣別去
數書相聞志不衰沮已謀之吳允兆章元禮茅孝若陳
錫玄胡玄轅諸君自四家外益以通典歲華紀麗二編

凡十年而類函成羨長眞男子哉學莫病於不博博莫
病於不雅與其不雅也寧不博夫天文地理物產有定
局而人事無恒用宋人淵海合璧性行事爲識見議論
人事部愈廣而愈覺其不該未流之弊爲大典三才志
舉百家全書入其中一字無所裁損馬走之路程乞瞽
之唱說雜廁並進則求博不求雅之故也彼應罰飲墨
汁三斗吾能無用純灰三斛滌腸乎李獻吉先生勸人
勿讀唐以後書余觀鄭迪功所志類書皇覽類苑而下
六十餘部皆唐以前所總集惟歐虞徐三家至今膾炙
人口豈非合雅者鮮耶通典之不傷雅也以資政事是

類書別一體也白帖之不失雅也以取則三家也然而名之曰僕若賤役之又名之曰樸若非在簡之珍固已自視欲然矣紀麗之不失雅也是摘類書之一事而自爲類也要之其人幸生於唐耳羨長用獻吉法故以孔中散之書與白香山並行且數百年而屏斥不用所收通典百一所刪白帖十五粹然一歸于大雅讀之耳目若新咽吻滋爽恒恐其盡以視唐後人書秦二可當百齊二可當十不直才識過人其精力亦天授非人所及也令新都弇山而在曹倉鄴架此居首選矣余生乎所欲爲而力不副一旦坐而得之雖挾二酉登羣玉何以

踰此故爲之序以志快而復遺書羨長曰自萬曆中年以來吳越間校讎古書行世甚衆甚善以余蠡測管窺尚有可措手者嘗屬友人方子謙補古今韻會其大指見序中頃甫得十之一二以詩紀之未備也欲爲廣詩紀因詩紀而推之欲爲詩傳會通古今論詩解詩者悉萃焉因詩而推之易書春秋禮樂皆然司馬通鑑紫陽綱目有續矣獨史記體無續者欲爲續史記姓氏譜系之學久廢不講欲爲姓史大地山河縮之無費長房步之名惡可已也欲爲識名四六之文六朝而前六朝而

後各有勝場各有惡道欲爲品彙天子守在四夷疆界山川種類部落方物風俗語言文字何可不悉遡古迄今欲爲舌人志小說盛行譌妄冗複太半汰而存之欲爲稗官家君類函已殺青於斯數者儻有意乎客從旁笑曰請以子之宰木供劊劊而子爲冥漠君從太乙青藜下觀耳余曰不然江南多藏書家多讀書人有如羨長任類函者人竟其志不出十年可就徽天之靈未卽填溝壑如今日之見類函容可待也

鴻書序

古之爲類書者大要有二一類事一類文事或博于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三五

今

物如類苑華林文或博于詞章如玉彩瑤林而兼載事文如類聚學記之類皆以備遺忘便討論詞林所不廢也其重在典故經濟如通典元龜通志通考之類則可見行事非託空言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以帖括取功名卽所受一經至老不能淹浹遑顧其他主司開科往往議重策論以收博雅之士而所綴緝特坊肆間程式之文于古書無當也記問學已固陋然且不足何貴士哉宣城劉九達雖治博士業不爲功令所限游思竹素無者訪購有者丹鉛凡二十餘年以所銓次集爲鴻書離其目曰天文地理歲時世系三教五倫人事人品官職

文史身體宮室飲食衣帛珍寶器用音樂方術花木鳥獸麟介昆蟲錄異紀龐類凡二十有四類之中復有類焉凡二百六十有奇蓋名物詞章典故經濟大畧具矣昔者仲尼以多能爲鄙事以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然而聖道之大峻極于天發育萬物其細微曲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缺一不可妨賢者既口實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而後人又第舉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商羊萍實諸小物僻事以相誇詡彼所謂學所謂禮功在位育參贊此何與焉譬之片甲一毛謂非龍鳳所有故妄而執以盡其全體可哉仲尼識大識小學無常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三六

今

忘愼忘食信而好古何若斯之勤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乎九遠書意當在此余爲序其大歸諗于通今博古者無以爲仲尼所禁索隱語怪之屬同類而並觀也其校讎與有力則李成白吳更伯兩人直諒多聞益友矣

鹽梅志序

李尉元使君自爲諸生時有宰物之情取古相天下者輯其嘉言善行于唐虞得六人于商周得五人于漢得十九人于晉得二人于唐得二十八人于宋得十四人而命之曰鹽梅志凡二十卷三代而上紀載缺略故不嫌

寡三代而下紀載既詳而其時勢與今不甚相遠于法
監爲便故不嫌多其名鹽梅則本之說命而以齊晏子
所論和同之說發明之蓋覃心者數十年備兵鴈門邊
烽靜謐緩帶雅歌之暇更加詮次行之而以視不佞某
竊有感于鹽梅之難也夫人賦受不同學焉而得其資
之所近調於適之爲貴緩者宜佩弦急者宜佩韋退者
宜進兼人者宜退直已而陳德者各有宜歌道廣者難
周無以同害正性峻者少通無以異傷物然而鳧脰不
可續鶴脰不可斷子爲我不能吾效子亦敗況乎言有
不必信行有不必果求名實而芻蕘柱下之言翫清虛
而糠粃席上之談挾策博塞均之亡羊內鞵外鞵均之
害生此鹽梅之難難在已也烏號谿子無弦不發越舡
蜀航無水不浮天下事寧一手一足之爲烈哉人有能
有不能騏驥捕鼠不如狸狽奚仲不爲逢蒙造父不爲
伯樂必待騶褭飛兔而駕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
配則終身不家故戚施直罇籛蒙瓌朱儒扶盧矇眵
修聲聾聵司火其或以戈春黍以錐殮壺也以函牛之
鼎烹鷄以錦苴履又非也此鹽梅之難難在人也輕爲
致敗重發喪功故趨時者履遺不取冠掛不顧非爭其
先爭其時也救失火寧先言於丈人乎饑不大餐渴不

飲水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單父不以齊寇恣刈麥而衛以百金之地贖胥靡拯溺而受牛謝者勸德贖人而不受金者止善善善而惡惡者且亡其國事變無方拘文牽古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奚益哉拔戟加乎首十指不辭斷于於父命違而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桐宮之放東山之征不辭不韙此鹽梅之難難在事也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猶一方耳達之天下變齊以魯變魯以道猶一時耳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若循環然因革損益可知百世禮樂

制度斟酌千古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先天而開物成務後天而爲道屢遷此鹽梅之難難在時也篤而論之鹽梅一耳以用諸已中人以下或可勉焉十得二三以用諸人與事非上知不可幾十不得一二以用諸時裁成輔相與天地參必也聖乎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子夏亦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其陳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材品類不出此賢知俯

就之愚不肖企及之日宣其三日嚴其六鹽梅莫善乎
是予以用入行事幹旋時變抑聖人之徒矣困知勉行
其至則一尉元志首臯陶與其命名之意儻又在斯乎

儒數類函序

友人汪肇卻以所爲儒數類函示余曰此倣釋氏教乘法數而成之者也溝猶督儒謬爲大言道一而已數何爲哉夫談空說無莫如釋氏吾舉其淺者若二十八天三千大千千萬億身寧盡烏有入道者三願四誓三明四儀五門六法七寶八喻九歸十行十一具十二因緣十六空觀門二十五我之屬未可一二計孰非數耶佛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三十九

今

有真諦以彰一性本實之理故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有俗諦以顯一性緣起之事故佛事門中不舍一法除日無歲離實相無真空數烏可遺而儒何以置之不談余謂肇卻在儒言儒儒之數河圖洛書天生神物呈焉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至九地二至十爲五行生成之數合之天地五十有五爲陽奇陰耦之數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故太衍數五十用四十有九乾坤二篇之策積而萬有一千二百五十以當萬物之數引伸觸類不勝數矣禮始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經禮三百威儀三千一祀禮耳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

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百姓千官萬品億
醜兆民經入垓數以奉之不勝數矣孔子曰道一以貫
之非一何貫非貫一安在故約禮必先博文而一致不
廢百慮如其曰易有太極禮本太一數餘食贅行也一
畫爲乾能事已畢何以二之爲坤又因而重之禮之品
式節文雖一步一趨一聲一色不可凌雜假借乎物生
而有象象而有孳孳而有數無數無以見易無數無以
行禮易與禮廢物何以生道何以弘而天地不幾毀乎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是數也博矣反約易矣
肇卻曰未也子之言數也易所謂極其數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變孰能與于斯禮所謂仁之爲器重爲道遠
取數多者也今吾所葺數之名物見於諸儒書可供言
語文字之用而已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三才
之道無之非數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日月
逝矣宵三肄而朝百誦歲不我與又無所得記事珠而
心識之五經筭而腹貯之日隨所見筆而彙之討論覆
案不愆不忘吾自以爲便計因而公之人奔之爲數小
數也猶賢于弈則可謂云爾矣夫數有隸首所不能算
章亥所不能步九章所不能悉元會運世所不能盡出
乎言語文字之外者也假我數年吾尚有以語子

葆和錄序

榆溪門人汪別駕冀親爲葆和錄其指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乃自蔑棄也采輯養生諸書通于三才曰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地元之壽起居有常者得之人元之壽飲食有度者得之其理切近精實蓋道家言實儒家學也道家宗黃老莊列以清淨無爲爲本後乃雜而多端有煉養有服食有符籙有經典科教經典科教最鄙淺服食符籙邪僻謬悠惑者如欒大李少君柳泌趙歸真張角孫恩之徒禍人且以自禍獨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嘗刪正黃庭朱紫陽嘗取參同契以其於清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四十一

合

無爲道不悖耳向後全真教出重在煉養謂之真卽人身而具王重陽教祖也持論頗類禪得清靜大要可以破服食符籙之妄誕別駕所錄是其宗門夫王衍何晏以清淨豎義崇尚玄虛移風易俗天下騫于清談東晉因以衰弱況鍊養以下諸方術愈遠愈失其真乎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余嘗觀易若隨之嚮晦宴息頤之慎言語節飲食損之懲忿窒欲鼎之正位凝命艮之思不出位歸妹之永終知儉節之制數度議德行未濟之慎辨物居方其條目與此錄相發明而乾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二語實其綱領易潔淨精微士各治一經不必

通貫惟中庸家戶所諷誦其首章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人人有之易則易知簡則易能何所假于金石草木何所求于東海西崑而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豈不信哉錄名葆和本于易與中庸余故曰道家言實儒家學也

治本書序

盱眙故觀察馮公爲月令廣義經世實用二書其門人戴肩吾討論繕錄而布行之功與爲多焉今治本書者則肩吾所輯古今經史子集及昭代功令農圃樹藝蠶織牧蓄漁獵商賈工技方術百家資生之策彙而成之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四十二

△

者也有考二以爲之綱有篇二十四以爲之目而其中類區分益詳余受而讀之曰此周官之法度也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務農重穀王道生民之本故首之以三農任九穀草木果蔬亦民所須以生故次之以園圃毓草木養生送死其資非一故次之以虞衡作山澤之材數牧養蕃鳥獸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次之以百工飭化百材商賈阜通貨賄男子治生女子寧坐而食乎故次之以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民有孤苦疾病者授之田不任耕則令其爲四民使故次之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蓋無一民而不受職無一職而非以

厚民之生無惰慢無軼越教化易行而風俗易美周家
德澤深厚享國長久其道如此肩吾是書上考天時下
稽地理中合人倫九職纖悉備矣率而由之可以仰事
俯育可以奉公足國可以預旱潦凶荒可以待委積施
惠諸保息本俗德行道藝賢能一切政教安往而不干
是出哉信乎其爲治之本已夫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察吏治首先民事故三歲大計羣吏之治必知田野夫
家六畜之數知山林川澤之數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
之名物田里安所興鋤利所時器勤所疆予任所與夫
土會土物土宜之法錯見諸官者不一而足歲會日考
月成孳孳如不及民雖欲惰農自安不可得已國家官
制法令似周咸正罔缺而獨未有劭農官余嘗見有司
所爲報雨澤報種樹及憲綱六事第取具文無一實用
甚且爲厲民者藉口治不逮古奚怪焉肩吾草莽布衣
之士慨然欲行古道發政施仁如此其亟也有人民者
寧無愧於心乎是書當家喻戶曉其在貴者賢者則余
竊取春秋責備之義矣

五雜俎序

五雜俎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
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

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
撰德辨是與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
五爲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
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
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
別聲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
組產東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縮璽印或爲冕纓或
象執轡或詠于旄或垂連網或偕玄纁入貢或玄朱純
綦緼辨等威或丈二撫鎮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

于上下以爲榮飾在杭產東海多文爲富故雜而係之

合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四十四

今

組也昔劉向七略敘諸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之儒
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農之外有雜家其書云出

于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
不貫小說家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
兩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黜小說後代小
說極盛其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總
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卽目之雜家
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
以並列藝文爲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
才而用之卽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

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不敢秘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共寶焉

王麒麟敘

夏孝廉茂卿采史傳中古人夙惠者凡若干人若干事錄其大致而集之爲玉麒麟云其義實準于周易蒙以養正聖功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乃聖功自蒙始者何孩提之童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是爲仁義可達之天下然必養之以正因其真心而利導之使耳聞目見無非正人正事而聖功易成矣蒙初爻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刑非刑威之謂猶書之言刑于詩之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四十五

今

儀刑也法之以正養之以正寧有二乎易象取山下出泉清而不滯諸爻再言正三言順包之者吉困之者吝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道固如是恒人之愛其子也煦煦姑息澆淳而競爲知散朴而競爲辨鑿渾沌增機械方且喜其子蒙昧之開而不知末流潰決莫可救過昏濁莫可澄汰此不善養之過也漢宮有百子池七月七日臨池作于闐樂未知取義如何程泰之演繁露言唐人婚禮有百子帳乃戎虜拂廬捲柳百結呼以百子取婚姻吉兆耳楓窓小牘宋時禁中百子帳以錦織百小兒而俗相沿爲圖類竹馬鳩車兒戲事殊悖養正之旨余

曾偕諸弟更作魁年有確據者自一歲至十歲止過此不收槩稱幼時者不收事不可入畫者不收約得百子爲圖武林屏幃業已流傳然大聖大賢及貴爲帝王者不載一事第取一兒不及他人雖稍異俗尚猶未免有童心茂卿此錄明備典則得刑人正法之意令輔小學以行童而習之其于養正功大有補矣余竊以易之蒙申其說焉蓋有言人生智慧宿因轉世本來面目者與天上石麒麟相彷彿茂卿精名理自所悉余見解不及此未敢妄談也

勸戒格言彙編叙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四十六

今

顧先生栗如吳博物洽聞君子也刺取百家之言可以勸善懲惡者都爲一帙以授其子太冲使君使君方觀察荆南爲梓行之而問叙於不佞不佞竊謂五經與孔曾思孟之書孰非格言也者令甲布在學官童而習之先生略不談而捃摭百家彙萃斯編不亦多駢旁枝矣乎今天天日月所照臨雨露所滋息霜雪所肅殺萬物藉以生成而不見德而景星慶雲獨艷以爲祥庶幾一遇之迅雷風烈無不瞿然震恐也禍淫福善其權運於冥莫之中衆玩不知省而百物神姦妖祥報應猛夫豎子有所覩記輒竦意而動色何也人情厭常而喜新當

其喜則新者勝矣五穀之用寒暑節宣之宜不外取而
是而至於病必草木金石以爲藥而針砭刮以爲功
治有先本而後標抑先標而後本當其先則標者勝矣
操萬石之舟以游江湖中流而遭覆溺得一匏尺木可
以脫險而爲安物無多寡惟時之適當其時則寡者勝
矣是以古人詔燬弼違非不備於官而或納矇瞍之賦
前言往行非不足於學而或重韋弦之佩左圖右史非
不詳於範而或尚刀劍戶牖之銘五禮六樂非不悉於
教而或貴道人木鐸之狗多方以誘之申命以振之優
游以俟之新其耳目開其志意使外觸於境而內中於
歎迷者覺懦者奮釋回增美偕之大道易曰百慮而一
致殊途而同歸程功計效謂是編也羽翼五經孔曾思
孟之書可也夫勸誠之指莫善於詩詩三百篇而仲尼
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者無爲貴
誦詩矣先生義方使君式穀以爲非是編不可不然而
雜之汗牛充棟之間蝨網其首而蠹食其中卽自號曰
非多駢旁枝之道吾不信也

千一疏序

文學之科昉自孔門學以聚之文以行之合則雙美離
則兩傷者也而後人恒離之漢重經術儒林文苑人各

以所長爲傳唐重詞賦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進士往往得清華之選孝廉冗散而已六朝詞賦承漢開唐其時有徵事策事則以名物爲學而無當於經術兩宋薄詞賦以其理學出經術之上而卒未逮也迄乎今茲文學趨愈下矣翹然自喜以爲能文視其文有韻則詩歌不盡韻則書疏序記耳于諸體未遑也而猶不盡然也侈然自大以爲博學稽其學漢魏六朝三唐人詩老莊左國班馬文選止耳于諸書未遑也而猶不盡然也優于學者不必優于文學不如古人萬一而欲自附於古之文人豈不悖哉余友程巨源氏以文名東南人亦第名之曰文士文士云耳而巨源之文實自積學得之余讀其所爲千一疏者仰則天文俯則地理幽則鬼神明則禮樂約則性命博則器數遠則洪濛近則當世正則六籍竒則二氏大則八荒細則一介優優乎具足矣事所不合推之于理理所不入極之于思思所不通啓之于神神所不傳寄之于口口所不盡運之于筆使人疑者釋冰苦者解頤蔽者發覆拘者脫械傲者望洋自失巨源之學若是其以文名固不偶也憶余從汪司馬太函游司馬慨然曰文章之道無越四者經史子集是也吾不能爲子惟弇州兼之巨源疏蓋子體余秘之

帳中而私評之儒墨折其衷法名酌其當雜辨覈其精
兵農善其用術數黜其邪可不謂大有揚摧乎哉無論
漢以下諸子孔門文學之士如游夏輩由此其選也九
京可作司馬氏當爲盱衡擊節矣

沈氏弋說序

近代詞人率長于詩其于文闕如也卽有兼長大抵應
酬慶弔之篇耳前言往行不必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
攬人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孝廉幼宰爲侍御襟
江公子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時諷誦不輟廣采
精研漱芳潤而傾瀝液手自排纘爲弋說二百餘篇由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四九

今

百世之下考百世之前人有燬惡事有是非微顯闡幽
盡汰俗儒陋聞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斂衽擊節
如得至寶也昔漢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
人無一字吾萬言以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多玉
寡寡者爲珍龍少魚多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冗
蕪唐劉子玄因仲任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
通指摘改擊不遺餘力而信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
古人拙于用已其失也僻戾而詭妄幼宰所辨晰如仲
任而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鈎撫細微執滯迂回所撥正
如子玄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證據經史不恣胸臆

秘蔡氏之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當之惜古人不
及見也夫仲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
子玄歷鳳閣舍人遷秘書監著作故其官守幼宰年則
後生位則逢掖而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矣仲任
有言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
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士
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
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幼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止也

文昌化書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
五十

今

文昌祠事梓潼帝君所在而有余三爲祠記吳之新都
越之虎林晉之上艾皆神離宮而蜀梓潼最著往官蜀
以未至其境爲憾侍御張希尹尊人奉神有靈驗希尹
令巫山屢獲神助乃取文昌化書行之虎林其自序與
友人黃貞父序詳矣歛潘丞梓潼人也復行之而友人
潘景升屬余敘余考內傳及七十三化事不言文昌其
降生晉武帝朝迄常璩爲華陽志時非久志言梓潼有
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杵十枚歲盡不見云雷取
去祠所從來故遠亦不言文昌惡與亞通漢鑄周亞夫
印文惡夫神名張亞與雷杵事書中具見至七十三而

有桂藉向後爲孝廉爲明經爲扶聖爲明威稍與儒家
事相涉明威篇言蜀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
舉司祿之官八十八化言兼長文昌之命八十九化言
玉音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而文昌始爲
真授矣夫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
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有天則有文昌卽降而爲
人不應至唐始見豈前此主文昌者固自有神神晚出
而代之耶抑文昌六星各有司存神第司祿耶抑科目
之制起自近代天事恒象因人世爲轉移建置耶真靈
位業圖所載自然之神氣化結成者不少亦有七星瑤

光君不言文昌卽書稱上天聖號與元皇大帝聖誥都
不言文昌何也天不可階而升誰從質之姑存而不論
然觀其書大指以變化行教化而莫重於三綱五常感
必通施必報惠迪必吉從逆必凶讀之使人憬然省悟
凜然戒懼徙義修慝而不敢慢易其言自周至宋歷數
千年功德不可勝數層累而後得升天以詔人積善累
行當無倦怠時其言世事曰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
天可依以詔人居易俟命勿倖福于回天且不違時神
且不違天而況于人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殆
此類矣今天下浸淫于竺典貝文彼其幻化之說遠過

是書儒者誦習以爲津梁而是書詎不足信耶蓋蜀又有張陵者學道鶴鳴山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號五斗米賊鬼卒祭酒實繁有徒其時張角術與陵同角以叛滅漢因以亡陵倖不敗而其後封侯稱正一真人三天法師世掌道教改玉改步千餘年不衰昔左太沖賦蜀都曰卓犖竒譎個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兩者自區以別矣張姓旣同又同在蜀李膺蜀記陵嘗爲蟒蛇所喻子衡假設權方以表靈化而梓潼帝君亦嘗化爲蛇入山五丁拔之而死帝君隸天上世人無知者而陵家世昭昭耳目道俗健羨奔奏不取此書揚扞則神怪人理遠近真似殆不可辨余黠淺安敢談天語神第剽拾脩略如此景升試以質張黃兩公發吾覆也

生生錄序

人言禁殺生爲釋家事非也吾道故有之舜居深山與鹿豕游貴爲天子命益若上下草木鳥獸禹驅龍蛇而放之菹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故曰暨鳥獸魚鱉咸若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物之害人者放之遠之已耳且不忍殺况其他乎天大生地廣生聖人體天地之心裁成輔相豈不欲物物而生全之第以民生有欲口之於味不得不饜人與物貴賤懸殊物且自相食人

之食物所必不免去泰云甚云爾善乎孟子之言仁術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所聞見怵惕惻隱之死而致生之所不聞見莫如之何也釋氏禁殺生禁其所聞見者耳我生之人殺之或取其所已放者復售而殺之操空名鮮實惠見以為愚則孟氏又言鄭子產之畜生魚矣子產放生校人殺生校人稱魚之生僞也子產喜魚之生信也君子可欺以其方無損于子產之知繇斯以談釋家放生禁殺生猶吾道之有術有方也友人吳師利生錄其儀文辭說事應雖釋家語而可以佐吾道行仁麒麟騶虞不踐生草履生蟲不食生物謂之仁獸仁人心也可以人而獸不如禮如首飲食合之以仁仁者順之體也鳥不猶魚不滄獸不狝卵胎皆可俯而闕謂之大順唐虞三代大順之世邈不及見禁殺生之說安得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耶師利之行是錄也於釋教為弟子於吾道亦素臣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

序五十三

其食必不與去泰云其云爾善乎孟子之言仁術也

